

W

4319

華國學院叢書

楊朱哲學

武進顧實著



# 勘 誤 表

	下篇			中篇				上篇	自序	序篇			
一六四	一三八	一二九	一一二 二九二	一〇〇	三四四 四五	二〇	一九四	九	八	五	六	三	葉數
二	四	一〇	六二	七	九一 一一	一三	七九	六五	一〇	注一 左二	一二	六	行數
九		二一〇	二七〇	二一	一二七 七五	末	五一七		一〇		二九	二二	字數
毫	一	無	已鈎		已已		冲寓	一	一	揚		罵	錯誤
				奉下		德下				之下			脫漏
毫	一	去	已鈎		已已		冲寓	一	一	揚		罵	更正
				教		容					之		補正

# 自序

民國癸丑二次革命，以失敗而出亡者，實繁有徒，余亦隨走日本。甲寅乙卯之間，治法律政治之學，政法學校教師建部遜吾博士講義錄，引據列子楊朱篇，痛論「中國今日人心之窳敗，爲楊朱者太多，專務自私自利，而實行其驕奢放肆縱恣淫樂之亡國主義，諄戒中國同學勿再蹈其覆轍。」余當時甚感博士之偉論，有以警勵吾亡命同志及留日同學也。惜其所據列子僞書，非真楊朱也，乃魏晉人假託之僞楊朱也。曾作一短文以糾正之。然在日京帝國圖書館等處，徧搜關於楊朱之學說，如高瀨武次郎博士之支那哲學史及楊墨哲學諸書，大率根據列子無異說也。其後回國，自戊午己未，迄甲子乙丑之歲，余執教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南大學，遂成楊朱考一篇。又見謝无量趙蘭坪兩教授編著中國哲學史，皆祖述高瀨博士，無所更正。胡適博士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頗疑列子爲僞書，而唐鉞博士國故新探，彈胡博士「當斷不斷，一誠有所見而云然也。」唐博士又言「西洋人附會伊壁鳩魯之快樂主義，與魏晉人之僞造楊朱篇，同一蒙冤，實則伊壁鳩魯其反



對縱欲也。一余乃益感舊作楊朱考之不可廢。丙寅丁卯，余在滬上，更名曰楊朱學案。今歲春間，更名曰楊朱真論。既而謝絕大學教授諸職，杜門整理舊稿，自夏徂秋，寫定中英對照穆天子傳西征正詁一書，而左臂痛風之疾劇作，急檢方書自療治之，在此病期間，又更名曰楊朱哲學，凡分三篇，上篇顯真論，窮搜楊朱信史之資料也。中篇明取論，闡發楊朱道術之精微也。此皆爲真楊朱而作也。下篇闢僞論，則爲闢僞楊朱而作也。

嘗謂人類進化之通例，其歷史與地理有切密之關係，故世界半島諸國每爲往古文化勃發之區，若希臘半島之有雅典斯巴達，若意大利半島之有羅馬，若阿剌伯半島之有猶太大食，若印度半島之有天竺，皆彰彰在人耳目者。吾國山東半島在周季亦有齊魯二邦，篤生大政治大哲學大教育家。然魯國之有孔子，千年來，徧中國，徧東亞大陸，橫目之民，幾於男女老少，無不知之。魯國之有墨子，則自清季瑞安孫氏詒讓著墨子閒詁，始考定之。而魯國之有楊朱，則自余此書始發之前，人未有能言者也。試舉其證，則孔楊二子之氣質相似，顯出國性之關係，一證也。楊墨二子之服裝如一，明見國徽之表現，二證也。而楊朱南之沛，必自魯出發乃合，三證也。及其既見老子，禮容之恭，尤以於魯人爲合，四證也。然則

楊朱者，雖欲不謂之魯人，豈可得哉？司馬遷史記言「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是以孔楊墨三哲無不著儉德而服道義，有以哉？復有顯孫子莫者，蓋亦魯人而七十子之徒也。嘗斟酌楊墨之間而用其中，比於孔子之美舜大智，能執兩用中，則洵乎魯多大國民，富於調和之性質也。然孟子，鄒人也。鄒故邾婁，魯之附庸小國也。故孟子亦器宇小而議論悍不顧理，甚至窮極醜詆楊墨爲無父無君之禽獸，且并儒家前輩之子莫而亦詆爲賊道，大類村婦之破口謾罵。殊不知孔楊二子，皆嘗問道於老聃，老聃所教者，君人南面之術也。楊朱固自比明王，尤深遠矣。而墨子亦忙於獻身社會，不遑顧恤其家者也。乃孟子並詆之曰無父無君之禽獸，豈不過哉？大抵孟子自言私淑諸人，未得爲孔子之徒。則其所自詡願學孔子，或得諸道路傳聞，而比於後世所譏「參野狐禪」者歟？重以生長邾婁小國之根性，君父而外，不知有其他，故過自尊大，遂不覺輕易出此言也。然其言在戰國，固無何等之影響也。第觀孟子在戰國前期，已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一迨韓非在戰國末期，猶云「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一則是孟子雖攻楊墨，而當時曾何損於楊墨之毫末哉！彼楊雄云「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一徒見其爲儒



家之自吹法螺耳。誠以楊墨皆具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精神，用能互戰國二百五十年間，大受天下之歡迎，而享一代之大名。則戰國一代之天下，衣被楊墨二子之教澤，固豈有量哉？故不百年而秦漢代興，中國大強，則楊墨何負於國家社會，豈非嘗有大造於吾千年前之民族哉？然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楊墨學說亦浸微矣。孟子之書，以依附孔子門牆，而聲價漸高，趙岐注孟子，卽其證也。迨及漢末社會，轉趨逸榮，而人心亦流於墮落。然墨子書衆篇連第，內容奧折複雜，故不易僞造，惟楊朱書蓋內容比較單純，故僞書出矣。

慨自魏晉之際，有小人儒王肅者，思與鄭玄爭名，又不能敵，遂僞造古文尙書，僞造孔安國尙書傳，僞造孔子家語，僞造孔叢子，則無異訟不直而造作僞證也。同時王弼何晏，競煽玄風，蓋竊相師，故何晏僞造孔安國論語注，王弼獨以年少，僞造未竟，故張湛僞造列子序，稱得自王氏。然太康二年，汲冢發書，得穆天子傳，而僞造列子周穆王篇，實襲其文。則僞造列子書，當完成於張湛之手也。假令僞書而無大害者猶可也。然非所論於僞造列子楊朱篇也。僞楊朱篇之文字，有勦襲者，有僞造者。說者必謂當分別觀之也。豈知勦襲說苑政理篇之陳

文楊朱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有三畝之園而不能芸，非赤貧之高行乎？而爲之僞造種種饕富貴縱嗜欲之悖言，以導天下後世，則凡窮措大而一旦富貴，尙可問乎？此所以爲流毒無窮之僞書也。蓋魏晉穢德，悉寓於其中矣。不見夫魏文放蕩，父子聚麀。晉武荒淫，羊車宰命。上有夏桀商紂秦二世之主，而下更誤以生養爲養生之談。昔管子所痛戒一人臣縱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而禮義廉恥不立一者，至是轉爲神聖之人。故僞楊朱篇假冒楊朱之名，活現當代之實，膽敢黜舜禹周孔四聖，而崇桀紂二凶，甘爲民賊獨夫而不知恥。渴慕美厚聲色，垂涎三尺。顛倒黑白，汨亂彝倫，直是賊說賊話。遂陷楊朱於真禽獸矣。殊不知周季百家，絕無有主唱淫樂主義，無生命觀念，無歷史觀念，如僞楊朱篇之荒謬絕倫者。何況楊朱尤爲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大人物哉！故僞楊朱篇之悖言，在周季社會，斷不能產生。惟在魏晉社會，乃能產生耳。

先總理孫公之言曰：「知難行易，一豈不信哉！孟子詆楊墨爲無父無君之禽獸，亦就其所行者詆之耳。而所知者，則不能言矣。故僞楊朱篇中之高行，莫或察之，知之難也。而僞楊朱篇中之悖言，則隨人欲以橫流，行之易也。嗣是而後，江左六朝，中原板蕩，神州陸沉。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政治原卽社會心理之反映也。然僞列子一書，東晉之世，猶未甚顯也。下逮齊梁，始流行矣。文人學士不明夫知人論世，當以歷史關係推證古書，而真僞宜不能辨。請爲誦江淹自序傳曰：「人生當適性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之名哉？」此江氏賢者，猶不免爲僞楊朱篇中之一流人也。陳隋之世，承風翕流，而唐人荒淫，號稱累代獨絕。杜甫閣夜詩曰：「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此亦賢者不免，而甘爲江氏之續者。蓋自天寶初，尊僞列子爲沖虛真經，而僞楊朱篇亦愈流毒於國家社會。楊妃馬嵬，其禍大矣。五代殘唐，其亂極矣。宋儒救之以理學，高擡孟子，躋於聖經。豈知「一庭之中有至樂，四子以外無奇書。」遂成此後中國之社會。則元明清三朝，皆貫澈宋儒主張之社會也。其社會卽爲真孟子之表面，而僞楊朱之裏面也。有父有君矣，甚至不願中國人爲君，願得夷狄之人爲之君也。而爲之臣者，貪黷於美厚聲色，大率如僞楊朱篇公孫朝穆二子之治內也。舉世風靡，江河日下，則吾民族無貧富貴賤，將莫不願縱恣於美厚聲色，而身心日卽於愚闇孱弱。從是可坐而待國亡種滅也。此真宋儒理學，以救之之善因，而得禍之惡果者也。抑豈宋儒所及料哉？



吾民族復興之潛勢力，嘗瀰漫於遜清一代矣。而大江南北以太平天國一代，界分遜清爲前清後清兩朝。吾亦襲用其語。前清乾嘉考證之學興，而尊漢黜宋，所知之限界一闢。後清咸同時務之學興，而溝中通用，所知之限界再闢。於是鎮洋畢氏沅，高郵王氏父子，吾邑張氏惠言，楊氏葆彝諸家，皆治墨子書，而瑞安孫氏集其大成，繼起者尙紛紛不絕，則以墨子有成書具在故也。獨楊朱書亡絕於魏晉之際，而偽列子之楊朱篇，學者羞言之。由是楊朱墨翟抗顏行於戰國一代，近世學者乃不免夫左楊而右墨。學術之飢荒，遂無以應莘莘學子之期望。不觀最近全國學校林立，滔滔流俗之徒，採取偽楊朱篇，中學作課本，大學列講義，此何象耶？然則年來吾國社會，日見不寧，兵匪徧地，奸淫搶掠，罪惡萬端，寧能不謂偽楊朱篇實隱爲之導火線耶？或曰：歐西有伊壁鳩魯派之末流，日本亦有崇拜偽楊朱之快樂主義者。何子杞憂之甚也。應之曰：不然，是有國性之不同。歐西地方破碎，日本小島林立，故其人民皆派別互競甚多，且亦止以爲學說，不以爲政論也。惟我中國茫茫一片大陸，其人民最富於盲從性質，尤富於作惡性質。往往挾政治勢力而高唱道一風同，古傳有之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畏哉！



是故，余書之作，顯真也，明取也，闢僞也，大白真楊朱，痛闢僞楊朱，庶幾真楊朱重光而僞楊朱滅亡。然後足以掃蕩吾民族千年來之積穢，而有裨助於今後國家社會之清明也。何則，昔日之楊朱無君者，今日之民主精神也。楊朱非無君也，人盡得而爲君也。猶今日吾民主政體，四百兆同胞，人盡皆皇帝也。則吾四百兆同胞，方將歡迎真楊朱之不暇也。其比於無父之墨翟，不又光彩萬萬哉！且楊朱之一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一尤富於修養之精神，而可爲吾民族轉弱爲強，絕對無上之妙方，亦救時之良策也。雖然，非余書莫爲表白真楊朱，然則四百兆同胞歡迎無君之楊朱，必先歡迎余書也。此則余書不苟作，又將拜賜於吾四百兆同胞之前矣。

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十一月

總理誕日律師武進顧實自序於南京之穆天寄廬

# 楊朱哲學目次

## 自序

### 上篇 顯真

#### 第一章 楊朱卽陽子居

第一節 陽楊二字之混用……………一

第二節 晉唐古注之審辨……………五

第三節 楊朱卽陽子居之事實……………八

第四節 楊朱魯人之推定……………一〇

#### 第二章 楊朱學於老聃

第一節 周魯之關係……………一二

第二節 老聃破除孔楊二子之智辯……………一六

第三節 老聃教訓孔楊二子之道德……………二〇

第四節 孔楊二子學道之優劣……………二二

### 第三章 攻楊墨聲中之楊朱

第一節 老聃斥儒墨之教訓……………二四

第二節 莊子攻楊墨聲中之楊朱……………二七

第三節 孟子攻楊墨聲中之楊朱……………三三

第四節 韓子攻楊墨聲中之楊朱……………三七

### 第四章 言盈天下之楊朱

第一節 荀呂書中之楊朱……………四一

第二節 兩漢人所見之楊朱書……………五七

第三節 魏晉人所見之楊朱書……………六一

第四節 其他稱述楊朱之摘記……………六五

# 中篇 明取

## 第一章 楊朱之時世

第一節 楊朱與墨家之關係……………七一

第二節 楊朱與道家之關係……………八一

第三節 楊朱與儒家之關係……………八三

第四節 楊朱與雜家之關係……………九二

## 第二章 楊朱之哲思

第一節 本來思想……………九五

第二節 教成思想……………九七

第三節 中立思想……………九八

第四節 政治思想……………一〇一

## 第三章 楊朱之主義

第一節 全性(全生)主義……………一〇五

第二節 爲我(貴己)主義……………一一二

第三節 察辯主義……………一一五

第四節 人道主義……………一一八

### 第四章 楊朱之徒屬

第一節 生年與其弟附年表……………一一九

第二節 弟子……………一二八

第三節 今有人……………一三〇

第四節 僞名之孟孫陽心都子……………一三一

## 下篇 闢僞

### 第一章 古書之勦襲

第一節 楊朱南之沛……………一三一

第二節 楊朱過宋……………一三五

第三節 楊朱之弟楊布……………一三六

第四節 楊朱見梁王……………一三八

## 第二章 地理之錯誤

第一節 秦人楊氏之誤……………一四一

第二節 楊朱游魯之誤……………一四二

## 第三章 先哲之汗蠟

第一節 四聖二凶之顛倒……………一四四

第二節 管夷吾晏平仲之誣反……………一四八

第三節 子產鄆析之竄亂……………一四九

第四節 伯夷展禽等之妄論……………一五二

第五節 端木叔之虛構……………一五三

## 第四章 劣手之作偽



- 第一節 生養之養生談……………一五五
- 第二節 下流之死生觀……………一五七
- 第三節 一毛不拔之妄承……………一六二
- 第四節 全性保真之反對……………一六四
- 第五節 衢涂哀哭之不合……………一六七
- 第六節 智不知命之疑問……………一六九
- 第七節 無甚理由之言行……………一七〇
- 第八節 疑古二則之俟考……………一七一

# 楊朱哲學

顧實所著國學院叢書之五

## 上篇 顯眞

### 第一章 楊朱卽陽子居

#### 第一節 陽楊二字之混用

今存列子一書，出魏晉人依託，久有定論。故莊子寓言篇之陽子居，僞列子黃帝篇竟作楊朱，足見竄改之痕迹顯然矣。然自來有疑陽子居爲非卽楊朱者，則又非也。陽子居確卽楊朱，姬漢載籍具在，無可疑義。但當首先了知者，則古人以陽楊二字混用不分也。如次：

(一) 莊子

(應帝王篇)「陽子居」

(駢拇篇)「楊墨」

(胠篋篇)「楊墨」



(天地篇)「楊墨」

(徐无鬼篇)「儒墨楊乘」

(山木篇)「陽子」

(寓言篇)「陽子居」

(2) 孟子

(滕文公篇)「楊朱」「楊氏」

(盡心篇)「楊子」

(3) 荀子

(王霸篇)「楊朱」

(4) 韓子(韓非子)

(說林上篇)「楊子」

(說林下篇)「楊朱」

(八說篇)「楊朱」



(5) 呂氏春秋(呂覽)

(不二篇)「陽生」

(6) 淮南子

(傲真篇)「墨楊申商」

(汜論篇)「楊子」

(說林篇)「楊子」

(7) 枚乘

(七發)「楊朱」

(8) 楊雄

(羽獵賦)「陽朱」

就中莊子山木篇之陽子，韓子說林上篇已作楊子，此陽楊二字混用不分之證一。孟子盡心篇之楊朱，呂覽不二篇作陽生，高誘注，引孟子，亦作陽子，或易孟子原文，或高氏所見孟子本不同，均無不可，此陽楊二字混用不分之證二。古書多數作楊朱，而楊子雲羽獵



賦忽作陽朱，尤爲奇特，此陽楊二字混用不分之證三。以上猶就楊朱本人而有陽楊異文之不同也。尙有孟子滕文公篇之陽虎，而鹽鐵論地廣篇，竟引作楊子。文八年左氏傳之解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解楊，漢書古今人表作解陽，此亦皆古書陽楊二字混用不分之證也。大抵古人姓名，於六書本屬假借，所謂一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一故往往隨聲流轉，初無一定之用字。况陽楊同从易得聲，係同聲通用字，更屬不生問題。豈若今世人曾經科舉時代之功令，意以爲人姓名必一點一畫不許輕易增損者哉？

或曰然則莊子一書之中，亦何以陽楊異文不同也。則應之曰，古人文例，亦不若後世科舉時代之功令文字也。不但一書之中，可以前後用字不一律，雖一篇之中亦可以前後用字不一律也。關於人姓名，其記載似宜從嚴格矣。然逍遙遊篇之宋榮子，卽天下篇之宋鈞，何以一人而榮鈞異文？天地篇之被衣，卽知北遊篇之披衣，釋文本如是，何以一人而被披異文？大宗師篇外物篇之務光，卽讓王篇之瞽光，何以一人而務瞽異文？此皆莊子一書中之人姓名異文也。其他古書中之如此者，不一而足。是以筦子之卽管子，孫卿子之卽荀子，雖吾人習見之以人名爲書名者，猶且有異文。則又何病於楊朱一人而乃有陽楊異文哉？

第二節 晉唐古注之審辨

楊陽可一，洵已不成問題矣。朱卽子居，尙或不無討論之餘地。試更卽晉唐諸家之注釋而審辨之，如次。

(1) 莊子

(應帝王篇)陸德明釋文，「陽子居，李云，居，名也。子，男子通稱。」案李卽李頤成玄英疏「姓陽名朱，字子居。」

(駢拇篇)陸德明釋文，「楊墨，崔李云，楊朱墨翟也。」案崔李卽李頤成玄英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姓墨名翟，亦宋人也。」

(山木篇)陸德明釋文，「陽子，司馬云，陽朱也。」案司馬卽司馬彪成玄英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

(寓言篇)陸德明釋文，「陽子居，姓陽名朱，字子居。」案虛抱經堂刻釋文，作姓陽名朱，字子居。然此當是釋文寫本有訛誤。朱或二字草書形近易混。周季因無有姓楊或字子居，其人也。惟陸德明釋文成於隋末唐初，而殷敬啟氏所見釋文本已誤交。成玄英疏「姓楊名朱，字子居。」



(2) 僞列子

(黃帝篇)張湛注「陽朱，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楊朱篇)殷敬順釋文「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今本脫陸德明云以下四句，此據道藏本補。

觀此兩書之注釋，其中顯分三派，(一)完全承認陽子居卽楊朱者，成玄英也。(二)未必承認陽子居卽楊朱者，李頤也。(三)懷疑不定陽子居爲楊朱者，張湛也。其(一)卽吾人討論之問題。其(二)殊不能成立也，以古人有名必有字之通例而證之，如顏回字淵卽子淵，孔伋字思卽子思，宰予字我卽子我，冉求字有卽子有，南宮适字容卽子容，公西赤字華卽子華，史籀字魚卽子魚等爲比例，則止有於字上加所謂男子美稱曰子，而罕見有於名上加之者。縱有申公子培壺丘子林，然其爲名爲字，未可定也。又有齊公子名糾亦曰子糾，秦莊襄王名楚亦曰子楚。然此外絕未見其例。然則李氏謂於名居之上，加以男子美稱之子，其說殊難成立。而陸氏釋文採之，亦爲失考也。其(三)則張湛之詭辭，所以欺天下後世

也。夫列子僞書，當卽出張湛依託，兼有所受於其舅王氏，觀湛所爲列子序可證。然僞造列子，敢取莊子寓言篇之陽子居，而不敢採應帝王篇之陽子居，卽其僞造敗露之顯證也。豈知莊子寓言篇乃以一篇之發端寓言二字爲篇名，並非全篇皆寓言也。作僞者誤認爲全篇皆寓言而可採，并敢以寓言入注，冀一手掩盡天下後世人之目，遂故作游移之詞曰：「子居或楊朱之字。」殷氏更據釋文誤本而附和之，未免爲所愚矣。

大抵僞造列子者，欲預爲僞造楊朱篇之地步，不得不採摭古書所載楊朱之事蹟，而又不敢採應帝王篇之陽子居，以其所問於老聃者，言事英發絕倫，難可誣爲怠荒無藝之人也。此真作僞者之肺肝如見也。然其卽以楊朱爲陽子居者，又實可以古籍考證而知其不謬也。故諸家注釋，當以成玄英始終堅持此說爲第一也。且古人通例，有名必有字，而名字二者之詁義，亦必相應。意者朱卽借爲根株字，根株有止居之義，故名朱字子居。而居又有靜止之意，是復與爲我守靜之旨合矣。

近有創爲新奇之說者，謂子居之合音爲朱。此說本近纖巧，大可不必。然從而有大賣弄其音韻之學，謂朱居古韻不同部，子居之合音必不能得朱，不知此亦無謂之學說也。晉

寺人披亦曰勃鞞，勃鞞之合音爲披。衛公子木亦曰彌牟，彌牟之合音爲木。此又豈皆以同部合成一音者耶？

或又有不承認楊朱即陽子居，遂窮極其無聊之妄思，而據孟子言「楊子取爲我」，遂謂子取之合音爲朱，正是同部合音者。不知此說更形滑稽，豈真盲目未覩古人文句構造之通則耶？唐鉞曰「孟子說「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以楊氏與墨氏對舉。又說「楊子取爲我……墨子兼愛」，以楊子與墨子對舉，而取字實是動字，墨子下無取字，乃因上文而省。」唐氏之說，最爲正當，余可無辨矣。

### 第三節 楊朱即陽子居之事實

或謂文字上之考證適合，而於事實容有不必合者，試更舉事實以證確其切合，可乎？

一曰行賢而不自賢之陽子，即爲我之楊朱也。孟子盡心篇曰：「楊子取爲我。」呂覽不二篇曰：「陽生貴己。」故莊子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而老子見之，斥其睢睢盱盱，無非因楊朱爲我貴己，不免睢盱自雄，爰遂施以戒斥。然山木篇又載陽子之宋，見逆旅人之妾，而謂弟子當「行賢而去自賢之心。」證以老子十三章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一此卽貴己爲我之本旨所自出。三十二章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此又卽貴己爲我者，不當予智自雄之明訓。而楊朱與老聃師弟之關係，昭若發蒙矣。吾故曰行賢而不自賢之陽子，卽爲我之楊朱也。此有事實可證確其切合者一也。

二曰物徹疏明之陽子居，卽善辨之楊朱也。莊子駢拇篇曰「駢於辯者，纒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跣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響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更證以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此夫子卽孔子也。觀於老子答陽子居與答孔子，同一斥之曰「胥役技係，勞形怵心。」一則可知陽子居之間物徹疏明，卽孔子之間離堅白若縣寓，不過語有變換已耳。吾故曰物徹疏明之陽子居，卽善辨之楊朱也。此有事實可證確其切合者二也。

以此二大事實而證確古人承認陽子居卽楊朱，貼切密合，復何可疑。然則楊朱之爲

楊朱，不可從此而大白於天下哉？乃若古人稱之曰楊朱，曰楊氏，曰楊子，大抵直斥其名曰朱，爲不加敬禮矣。曰氏，亦幾等於曰「夫己氏」矣。曰子，則更類於今人曰密司忒 *Mr. Star*，不過汎廣之敬禮耳。惟莊子書中絕不稱曰楊朱，而稱曰陽子居，其或比於稱曰仲尼之類。然有時與墨翟對稱，則曰楊墨，恐原本無甚意義，亦未可知。惟呂覽稱之曰陽生，最爲奇特，讓後論之。

第四節 楊朱魯人之推定

僞列子周穆王篇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此上云秦人逢氏，而下承以楊氏，故成玄英謂楊朱秦人也。莊然其又謂楊朱宋人，則未審何據。今人謂「楊子之宋逆旅，則楊朱必非宋人，」是也。故成氏之說，於此獨無一是者。雖其謂爲秦人，亦適受僞列子之愚也。蓋僞作列子者，不明地理。且以楊朱南之沛，爲寓言必無之事。但見韓非子有「楊子過宋，東之逆旅」一語，遂以爲由西而東，必西自秦來，故憑空捏造秦人逢氏，繼以楊氏，以爲後世之人，自此可知楊氏世爲秦人也。豈知考之地理，乃大謬不然哉？

莊子書原有寓言重言之別，凡舉老聃孔子陽子居，皆耆舊之言，屬重言之列，必非寓言也。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一以此推之，則孔子陽子居，均是南之沛，層疊而見之事，尤必不能指爲寓言者其明也。而孔子陽子居同爲北方之賢者，又可知也。北方者魯國也。則孔子爲魯人，必楊朱亦爲魯人也。沛者沛澤也。昔許由嘗隱於此。春秋時，故宋地。老子楚人而居此，別有由也。漢書地理志屬沛郡沛縣，在今江蘇徐州府沛縣東，正當魯都曲阜，今山東曲阜縣之南。此尤可證其非魯人，不能云「南之沛」也。故竊謂楊朱何國人，先秦古書無明文。惟卽此南之沛一事，而推定其當與孔子同爲魯人，則較有據也。通志氏族略，魯有陽氏。楊朱當本作陽，後通作楊而習用楊字，或原與陽虎同宗，正未可知。而孟子鄒人，與魯逼近，孟子遊梁過宋，楊朱亦遊梁過宋，更可比證。蓋孟子所尊者孔子，所排者楊墨，皆不出魯人也。

此外尙有孔子楊朱之氣質相近，見於老子之訓誡。楊朱墨翟之冠服一致，見於莊子之攻擊。足徵孔墨楊三哲，有同一之國性。是亦楊朱當爲魯人有力之佐證也。今人或創爲楊朱衛人之說，不知衛康叔都朝歌，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春秋之世，衛文公徙楚邱，今



衛輝府滑縣。成公徙帝邱，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要皆自衛至沛，則當云東南之沛，而不當云南之沛，可證其謬矣。

楊朱家世邑里不詳，僅知其有一妻一妾，有弟曰楊布。嘗見梁王，即梁惠王也。

詳中篇第二章

第四節然孔子墨子老子莊子皆嘗一度作官吏，楊朱蓋從未經此階級，故其行尤高，而遺書不甚顯於後世，亦或以此故歟？

## 第二章 楊朱學於老聃

### 第一節 周魯之關係

周季百家並作，大師幾如一過江名士多於鱗，而老子尤爲大師之大師，其事蹟見史記本傳，余既別有老子列傳考釋，及老子年表以詳之。茲第揭要而言曰：老子先孔子而生，後孔子而卒。其卒年蓋在戰國前期，周顯王初載，故得與楊朱年事相接，而發生師弟之關係也。

且老子所以爲大師之大師者，尤以孔子楊子皆一代之大師，而同出老子之門下也。

孔子者春秋一代之大師也。楊子者戰國一代之大師也。而老子偏以壽考爲春秋戰國兩代學術之中樞，孔楊兩大師之先河，豈非卓絕千古之怪哲哉？老子本姓李名耳，字聃，而周季諸子書皆稱曰老聃，曰老子，獨不稱其姓名，卽此一端，可見當世社會之推崇，亦已情見乎辭矣。老子六十六章曰：「天下樂推而不厭，一考諸其生平，則其言也信。禮記中庸篇，孔子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此其語意中，大有人在，舍老子其疇克當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一八字考語哉？昔唐虞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蓋老子實得其道，重以享大壽考，故教澤綿長，莫與倫比。宜乎爲天下後世所宗仰，隱然若一大教主，終戰國之世而不少衰哉？」

夫魯者，周公之國也。周公有大功勞，成王賜魯備物典策，及周之衰，魯獨秉周禮，遂爲列國文化之冠。孔子墨子既皆魯人，今又推得楊子亦當爲魯人，是其聖哲輩出，非他國之人所能望其項背，豈偶然哉？孔子之先，宋人也。其後奔魯，生孔子，詳史記世家。通志氏族略引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然呂覽慎大篇高誘注曰：「墨子名翟，魯人也。」孫詒讓曰：「墨子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

「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過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一並墨子爲魯人之搞證。一張純一亦力持此說。具詳二家所著墨子閒詁，及墨子閒詁箋兩書中。可見後世姓氏之書，多不足據。惟楊朱僅有南之沛一事，及其氣質與孔子近，冠服與墨子同，可推定爲魯人。蓋楊朱迹近逸民，遺事無多，故所可考者，止此已耳。」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一殆可爲衰周之魯誦之。物華天寶者，得周賜備物典策也。人傑地靈者，孔墨楊三哲同萃於一國也。就中墨子學於史角之後，蓋與老子無交涉，然亦嘗稱引其「道冲而用之又不足」一語。韓詩外傳且以老墨並稱，則有無關係，正未可斷言也。而孔楊二子學於老聃，古籍信而有徵，試先言孔子。」

（史記老子傳）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

（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謂藏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徵集所藏之史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然老聃後復官周，爲太史。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以說。」十二經有三說：一謂易上下經，加十翼，爲十二經也；二謂春秋十二公經也；三

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也。然第一說爲近理。孔子於詩，沒一二年，作戒春秋，則六經未竟，何來六緯，更何來十二公經，且下文明云「要在仁義」，易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一其明證也。老聃中其說，中止孔曰「大謾，謾，多也。願聞其要。」

要即不也。孔子曰：「要在仁義。」一易翼於仁義，不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一為有

記之性，而老聃所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此儒家之要仁義真人

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一此與墨子經下四孔子曰：「中心

物愷，與物愷也兼愛无私，一不私此仁義之情也。」一情實也，性不可見，微老聃曰：「意，意，幾

乎後言。」後起之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有無相生，充虛互易，夫子若欲使

天下无失其牧乎？」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寒暑運行，日月固有明矣，日月代明，星辰固

有列也，星斗錯落，禽獸固有羣矣，道德之至，與樹木固有立矣，道德之至，備夫子亦放

德而行，故依循道而趨，已至矣。」至極又何偈偈乎揭仁義，揭，舉也若擊鼓

而求亡子焉，子逃亡而意，意，夫子之亂人性也。」

吾所以舉此老孔問答一段公案者，一則老子所以爲一代大師之大師，與其身任周

守藏室之史，不無有關也。又一則道儒兩家根本不同，老子之所以排斥儒墨，與孟子之所

以排斥楊墨，卽此可以窺見端倪也。夫孔子何以必西藏書於周室，蓋孔子嘗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一故文王演易上下經，而孔子作十翼，合成十二經，欲藏諸周室，則可通行於天下萬世也。易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此孔問於老一段話，不過「要在仁義」一正可見其與十二經中語，針鋒相對也。然老子不許者，其學術思想與孔子所慕者，完全不同也。老子十八章曰：「大道廢，有仁義。」此大道者，何道也？即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云云者是也。而仁義者，則即三代小康之術也。故老子嘆曰：「噫！幾乎後言也。」然孔子蓋自受老子之教，而亦追慕五帝之大道，所以有禮運一段文字也。其後楊朱問於老聃，所稱「學道不勸」一亦即學此大道也。

不第此也，孔子楊朱同學於老聃，而老聃教訓此孔楊二子者，又大略相似也。試分述於下節。

### 第二節 老聃破除孔楊二子之辯智

一曰孔子楊朱同學於老聃，關於智辯之問答相似，如左：

（莊子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曰：「夫子即孔子，下文之丘字可證。有人治道若相放，放，反也。文木作方。

通用字，雙也。正。反二者相並也。不可，然不然。以不可爲可，以不然爲然，卽相反也。辨者有言曰：「離

堅白若縣寓。」論語孔子曰：「不曰擊乎，鑿而不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一是一白也。若

是，則可謂聖人乎。」曰：「聖人卽明王也。老子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也。易治也。技，技工也。如今之技師，係，緘也。關也。知作文亦。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

山林來。留，一本作留。一本作理。皆屬之。備用字。能囓執鬣牛之狗，而成思者，及猿狙則

爲弄猴。丘，呼孔子名。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轉故可通言曰：若而，亦可單

皆謂汝也。而，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頭有脚而无心，知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

皆存者盡无。有形者人，無形者無狀者道。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

以也。言芸芸萬物之動靜生死廢興，不過有治在人。聖人在天，下。莊子在宥，篇曰：「

天下。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物矣，其自忘之天而亦忘己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此入天門，與天爲一。

（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假託有人，實卽嚮疾彊梁，通用

謂字，志也。應，應也。疾，誠也。有，所感也。卽，心理學所。物徹疏明，徹，徹古今字。通也。謂觀



學道不勸，今字。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明王即聖人也。老子可證。聖人可證。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言此祇可爲聖人之胥係及技工。易亦即變易。如今之輪流換。班做事。係亦即繫屬。如今之專門一科工作。故二者又有別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援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

文謂皮也。其皮有文采者。殺鰲有文采也。田獵也。藉繫也。有文采者殺鰲有文采者殺鰲也。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狗功。漢高祖功。陽子居蹶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己。

己謂我也。不從我也。化貨萬物而民不恃。

貸且成。一第二章曰：「爲而不恃。」

有莫舉名，老子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使物自喜。老子二十章曰：「道常無名。」

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老子十五章曰：「一曰：微妙玄通，深不可測。」

如登春臺。一。之用。

吾人欲讀此文，須知明王聖人者，卽三皇五帝三代以來所傳統，治天下之予一人也。

莊子天下篇分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七等人，就事實而言之，則天人神人至

人亦皆卽聖人也。惟君子爲未達一間，而魯者禮義之邦，君子之國也。雖得周之備物典策，

然究以侯國，其能傳帝王之術者絕迹於境內。故孔子楊朱咸有紹古明王聖人之帝王思

想，是以紛紛不憚向老子問道也。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傳古來帝王之術者，此爲正宗。

故孔子楊朱之願爲弟子者，猶後世道釋兩教之徒弟，與今出洋之留學生也。且也老子之術，世名曰黃老，史記孟子荀卿傳曰：「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是其證也。漢初，更名曰黃帝老子。史記陳丞相世家，外戚世家，樂毅傳，日者傳，皆有此語，又可證也。黃皇古字通用，故黃帝老子者，卽皇帝老子也。老者，長老也，至尊也。今俗猶習呼「皇帝老子」一語，其意四字併成一，名卽五聲無上。而不知其由來至遠也。是故漢書藝文志謂道家言「君人南面之術」者，信也。然又何與於「離堅白，合同異」，然不可「一」之事耶？則道德刑名二者，本爲一體一用之學。故孔子楊朱咸天賦英材，篤生聖哲，皆初慕辨察爲治，以爲能正刑名，卽可爲帝王也。孔子之問「離堅白，若縣寓」，卽楊朱之問「物徹疏明」，吾於第一章已言之。且老子曰：「無私焉，乃私也。」正卽不可，然不然，名家充虛施易之法也。然而道家不限於此者，此不過一種對於物觀透測之手段，尙非明王聖人之真本領所在也。故老子之於孔楊二子，咸各有進以益之。孔子之聖人，卽楊朱之明王。聖人忘己而入於天，卽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抑何二子同事一師，而所問所答，幾全同也。則大道本自要言而不煩，故無甚異同也。

其後孔子亟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稱舜「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而楊朱之全性保真者，亦即虛無無爲也。此皆孔楊二子奉教於老子所得之成績，班班可考者也。

### 第三節 老聃教訓孔楊二子之道德

二曰孔子楊朱同學於老子，關於德行之教訓相似，如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史記此處有誤會，詳余著老子列傳考釋中。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一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子八十一章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老子八十一章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楊朱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謂駕車馬而仕也，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即累之古文，蓬首累容也。詩

衛風曰：「首如飛蓬。」禮記玉藻曰：「髮膚榮榮。」吾聞之：一良賈深藏，外形此二字據索隱引若虛，君子盛德，

貌若愚。

論語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一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

淫，放也。志，心也。

老子四十八章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而已。」

（莊子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

今江蘇徐州府沛縣東，已詳前章。

老聃西遊於秦，

詳中篇第四

邀

於郊，

要，邀也。邀，用字。要之於路而在郊，蓋有園梁之地。

至於梁而遇老子。

梁，謂橋也。關梁也。孟子梁惠篇曰：「郊關之內。」

○章曰：「若人過梁，亦謂橋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

此語可見楊朱為老子入室弟子，能得真傳者。黃石曰：「孫子可教也。」

公傳張良書，亦不過曰：「孫子可教也。」

今不可也。」

陽子居不答，

功深矣。

至舍，進盥漱巾櫛，

一盥，二漱，三巾。一櫛，凡四事。今

如人婚，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也。」

是以不敢。

今聞矣，請問其過。」

過，失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

說文曰：「睢，矜也。盱，矜也。矜，自也。一史記曰：「兒也。」漢書王莽傳：「矜矜。」

日怒兒也。一舉眉揚目也。」

而誰與居？」

誰，與為居。蓋製其眸子而知其胸中不似有德者，與或孔子去驕氣態色多欲淫志，正聞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老子四十一章文，故二十八章曰：「知白守黑，知榮守辱。」

陽子居蹶然變容曰：「敬聞

命矣。」

聞，教也。命，命也。其往也，子同至舍。舍者，迎將也。客也。將，送也。

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

妻，主也。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然火者，避之。以上見楊朱大

其反也。舍者與之

爭席矣。

故楊朱見梁王曰：「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習。」

吾人觀此孔子楊朱之氣質，大略相同。故即據以爲必皆魯國人之要證也。蓋魯者，君子之國也。故曰：「正顏色，出辭氣。」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此魯論一書之寶訓也。晏嬰之指摘孔子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則老子之教訓孔子，謂須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亦非無故矣。楊朱雖其事不詳，然爲我貴己者，不免予智自雄。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且莊子天地篇之指摘楊墨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一則尤可證墨爲魯人而如是容服，必楊亦爲魯人而如是容服。豈非楊朱必爲魯人而無可疑哉？是老子之戒其睚眦，正不特楊朱之個性爲然，亦實其所生之魯國風俗習慣使然也。不然，何以孔子騰躍於前，墨也踵武接迹於後，三哲者之主義政見，完全不同。而其氣質，偏獨大略相似。是而欲不歸之於其國俗所凝成之個性，烏乎可哉？大抵道家以虛己容物爲德行之總要，而其目的，則在待天下之人，樂推而不厭也。

第四節 孔楊二子學道之優劣

孔子楊朱同學於老聃，而其結果所得於學道成績之優劣，亦吾人所亟欲一研究而  
知之者也。是有三法以測知之。

第一，老聃見楊朱曰：「始以汝爲可教。」送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  
志。」其語意之中，大有輕重，不能不謂楊優而孔劣也。

第二，楊朱兩度奉教於老聃，咸立卽蹙然改容，不留些許退轉之餘地，正不愧其自負  
一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可比明王之豪語。斷不若孔子聞老聃之教而未必卽  
盡遵行也。孔子至於列邦，必問其政，子貢雖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然非盡容繁禮者，固不得與知政也。故以爲未盡遵行也。是在孔楊二子之自  
身，亦不能不顯有優劣之判也。

第三，莊子一書，分內篇外篇，顯有內道家而外其他百家之意趣。則楊朱問道於老聃，  
在內篇之應帝王篇，明楊朱得道家帝王之術之正宗也。而孔子問道於老聃，在外篇之天  
地篇，明孔子猶爲道家之旁門外道也。是莊子書之於孔楊二子，早已顯判優劣也。

然則吾人不能不謂楊朱確是老子之嫡派正宗，而孔子非其匹也。後世崇儒而黜百  
家，重視孔子而鄙視楊朱，未免一有眼不識泰山一矣。崔述曰：「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卽楊



氏也。

一錄孟子事實卷下

崔氏之書，崔東壁遺書

不盡足取。而此言非無一面之理由。然楊朱畢竟與老

子不全同，讓諸中篇論之。

### 第三章 攻楊墨聲中之楊朱

#### 第一節 老聃斥儒墨之教訓

老聃雖爲楊朱之師，然其攻儒墨，卽開攻楊墨之先聲，不可不急先知也。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子貢……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孔以

子之名爲先容而見老聃方將偃堂，偃用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時已平邁子將何以戒我

乎？」戒教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前三王一本後古人行文不妨任意顛倒

其係聲名一也。聲名係於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田巴監詔亦毀三王老聃曰：

「小子少進，命其少進於前席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

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又命其前逆余語

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三皇卽三王古字通用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一生一死民有其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也。死生若一故不哭不爲非。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知親也。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是殺其親也。疏者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競，強也。民孕婦十月始子，民有孕婦。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必問。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未至孩笑而已。知辨識人。則人始有天矣。天，不也。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變，反也。人有心得而兵有順。人心不齊，稱兵爲順。殺盜非殺人。名家語，亦見。自爲種而天下

耳。自爲其種姓而天下之耳。天下作動字用。言禹始家天下也。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儒祖堯舜，墨祖大禹。故儒墨皆起。其作始

有倫，其指三皇五帝下文。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墨子辭過曰：「當今之君，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此正人倫道苦。聖家

此離之秋也。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此老子之反社會觀。三皇之知，上悖

日月之明，悖，亂也。下睽山川之精，睽，隔也。中墮四時之施。施，布也。其知僭於厲蠶之尾。廣雅曰：「蠶，劉也。」

噉也。一置。置，同字。蠶，蠶也。皆疊韻連語。例言順言俱一義也。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鮮，借爲豔。小也。規，借

性命。猶言雞犬不寧也。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一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莊子在宥篇）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臧，善也。老聃曰：「汝慎

無撓人心也。撓，撓也。人心排下而進上。……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自胈以下曰股。胈，無毛也。脛無毛，自脛以下曰脛。以養天下之形。有形



而復有納入之  
者，以爲圓合。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嚙，嚙聲也。矢，行摩擦空氣有聲。人聞聲而矢至，故嚙矢者，猶言先聲也。

故

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是老子治天  
下之根本政論。

此以老子高壽，卒於戰國前期，故得見儒墨相爭。而對於子貢崔瞿二人之教訓，卽從歷史哲學之觀念而來，甚明也。夫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本同事也。故文明適爲罪惡之源泉，無足怪也。老子二章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與此老聃曰：「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又曰：「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桀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正可映合無間也。是以老聃甘自隱無名，卽所謂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也。今世社會學家亦言「都會之罪惡，遠不若鄉村之道德，猶有古風存焉。」此正卽老子之旨也。

## 第二節 莊子攻楊墨聲中之楊朱

莊子者，自命爲老子之崇拜者也。故其攻楊墨也，則亦以楊墨之辯智，爲徒使天下之人，不得安其性命之情也。

（駢拇篇）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朱離

即黷也。然此當指凡明目者皆曰黷朱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

曠是已。

師曠，晉大師也。然此當指凡聰耳者皆曰師曠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塞當爲擢之誤。擢塞皆拔也。以收名聲，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人所不及者。非乎？而曾史是已。

此曾史當亦皆指有行者而言。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當

作丸，形近之誤。釋文引一云：「瓦當作丸。」是也。

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

此皆辨者之能事。詳余著辨經諸疏中。

而敝跬譽

無用之言。敝，盡也。極也。跬，一木作跬，皆借爲悅，怪也。非乎？而楊墨是已。

莊子與楊朱同。時人也。故此極

墨當指楊朱墨及其徒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當作至。誤字。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

（胠篋篇）擗亂六律，

擗，拔也。

鑠絕竽瑟，

鑠，燒也。絕，斷也。

塞瞽曠之耳，師曠目瞽，曠也。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

即膏黃黼黻之文章。

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

棄規矩，擗工倕之指，擗，折也。工倕，共工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一

五章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其行其口。仁義皆關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玄，混古字。通，即混同。

也。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鑠，銷也。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累，憂也。人含其知，則天下

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



亂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此法與韓非之言法同。故史記以老莊申韓合傳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

韓非子

亦言至安之世。故老莊申韓之言法。同一目的也。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凡十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雖有文字而不

治別詳余著中國文字學中。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

不相往來。

老子八十章。此老子理想中之烏托邦也。夫社會之長成，如人生之自幼至老，此種幼稚社會，途及己入成長社會，而欲其返老還童，再入於幼稚社會，自非

曾經刀兵水火之浩劫，不能立穩。故老莊皆不諱言兵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賢者，一贏糧而趨之。」贏，獲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視家也。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車軌也。結，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弓弩，異物。盡人所知，畢有網也。捕鳥網也。弋，有繩射鳥也。

機變，承上文之弓弩。鈞釣當作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曰：「鈞，本作

提擊之。可一網而獲多魚也。符，今俗曰退籠。類小而口腹皆於大魚入而不知，欲出而不能。

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格，木長枝也。羅，亦網也。削格，削木為格之具也。羅落，張羅為牢落之用也。免罟，曰置。他書亦

用置罟。連語。罟，即罟字。一本作罟。罟，即罟字。則捕鳥用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知



而許險。漸則更深於許。審則其至極也。顧點同聲。滑字亦變作磨。顧滑蓋即點滑也。謂於格也。別攝。邇遠。聲同義近。淮南子假真篇作解構。猶合會也。然則顧滑蓋白義在於離。解曰離。聚白合同異也。故天下每每大亂。每每同聲。每每即罪在於好知。

(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樽，讀爲沙。風凰也。刺青黃而文之，文彰其斷在溝

中，斷謂破木所幹而斷者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別也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

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五色青黃赤白黑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五聲宮商角徵羽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五臭檀麝香腥朽見禮記月令困悛中顛。悛字不見於說文郭音悛則讀

爲悛然以擊求之困悛當即悛悛一語之異四曰五味濁口，五味甘酸苦鹹使口厲爽。厲痛

文也楚辭思古王注云一悛悛猶困苦也五曰趣舍滑心，趣取也舍去也使心飛揚。心飛揚則不讀矣此五者皆性之害也。若由自然

也。而楊墨乃始離跖。子亦斥言。離跖。可互說。自以爲得。自以爲得非吾所謂

得也。同故夫得者困。困見捨不用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莊生不于世寧爲曳尾於塗中之龜故作此語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楊子取爲我墨氏冠愛是其取舍不

蓋施曰一相鎖以聲一可互說柴小木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亦亦冠也皮弁

鷩鳥之翠羽飾冠知天文者冠之。士冠也。搢插也。古者貴賤皆執笏。即手板也。長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修長也。紳修。即修紳之倒語也。約如繩之於束也。內支盈於



二曰仁義。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三曰立德。楊墨皆外立其德。

四曰離跂。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

五曰內術。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六曰外容。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

此六事者，真楊朱信史之資料也。零金斷壁，彌可寶貴。下視僞列子楊朱篇，真瓦礫之不若，且有糞土其言者矣。

然有一事當注意者，則莊子口中之離朱師曠曾史楊墨之數人者，何其生年參差不相值也。意豈汎指凡明目者皆可曰離朱，凡聰耳者皆可曰師曠，凡行仁義者皆可曰曾史，凡善口辯者皆可曰楊墨耶？大抵古人行文，原有變化，誠不免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者。要視其時世之遠近爲斷，則距於莊子時世已遠者，如離朱師曠，洵當爲泛指之名詞，曾史猶與莊子時世相近也。若楊墨則與莊子大抵並世而生，卽稍有先後，相差無幾。故其所指楊墨，不能不承認其確爲楊朱墨翟之本身，不然，亦必楊朱墨翟嫡傳之徒衆也。

第三節 孟子攻楊墨聲中之楊朱

孟子攻楊墨，與老莊全異其趣。大旨以其不宗孔子而攻之，則門戶之見矣。

（滕文公下篇）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非孟子之徒。

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周室既衰，列國紛爭。處士橫議，

求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右楊墨二家之言。左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當時言論界

傾大派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君，我未必是無，爲我未必是無。

無父無君，未必是禽獸。此孟子之理論，不周密處。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亦

作呼，飄落也。餓死倒落之人也。此應責之於在上者之失政。楊墨同是從旁救世之人。孟子轉以責楊墨，亦其強入人罪處。此率獸而食人也。一面食

人者，七國之君相，不聞楊墨。是孟子強冠李戴。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原來只是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也。荀子亦力詆百家爲家言邪學，皆爲排一孔子自道家視之，則儒墨各一仁義，楊墨亦各一仁義，不如井仁義而去之。然又爲過當之論，不知各行其是之爲得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率獸食人，與人相食，須有事實，無吾爲此懼，閑先聖之

道。閑，防閑也。保存古物，却是不錯。距楊墨，烈，則，是，儒墨相抗拒也。距，拒也。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學說，是學說，政治，是政治，不妨政治者，其學說非無，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是聖人無對證，亦非謂無錯謬處。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此是歷史事實。

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此亦歷史事實。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只恐未必懼，不懼則詩云「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是頌美魯僖公時，當時魯何嘗不降服於楚。無父

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其事實，誠宜擊之。有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淫，邪說

不正當之謂也。但此不過種種學說，而率入政治，終是錯謬。

以承三聖者，楊書不可考。墨亦何嘗不承禹、周公、孟、荀

徒是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此距之一字，是號召黨徒之

心理，以鼓動一世之風潮。然實學術界之冤障也。

(趙岐注)(1)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2)戰國縱橫，布衣處士，遊說

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

此字搆議於世也。(3)孟子自謂能

詎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盡心上篇)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此攻人法，用極端

必為己而後可以利天下。猶儒家正己而後正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摩，磨也。滅，無也。其言也。利天下而

為之。此亦攻人法，用極端之言也。其實墨子書明言愛人，不子莫執中，子莫，蓋即顧孫子

非也。執中爲近之。爲我兼愛各隨極端，執中無權，則意在排斥，至詆爲無父，然孟子高獸，異哉，其所謂極也。猶執一也。執一不通。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然則呂覽淮南皆非孟子所取也。舉一而廢百也。一，鍾家取百家之長正，是此法。

(趙岐注)(1)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2)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3)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盡心下篇)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此是會法，講學而用會黨法，則政客之所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一聞一聲之轉，又從而招之。招借爲招，聚絀也。堅縛之也。

(趙岐注)(1)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2) 苙，欄也。招，罵也。今之與楊墨辨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



則可，又復從而罵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此孟子極端排斥楊墨，與老子莊子極端排斥儒墨及楊墨者，其目標全異也。曰：「孔子之徒」一語，即孟子之目標全然明瞭也。至其出極端醜詆之惡詞，特爲攻擊之武器，未免甘爲一人之走卒，而有傷大雅之風度也。故孟子者，蓋儒門政客之尤者也。然楊朱信史之資料，又可於其攻擊之口吻中，而得若干事。

一曰言盈天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邪說……詖行……淫辭……

二曰爲我無君。楊氏爲我，是無君也。無君即禽獸也。

三曰不利天下。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四曰充塞仁義。楊墨之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五曰逃楊歸儒。逃楊必歸儒，——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

注：岐

此六事者，亦真楊朱信史之資料也。明日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則直斥楊朱而并及

其徒可知也。

第四節 韓非攻楊墨聲中之楊朱

韓非攻楊墨，又與莊孟二子異其趣，則彼爲法家，故以楊墨爲無用不法而攻之也。但攻之有明斥楊墨者，有不明斥楊墨者，試臚論之。

(八說篇)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以必察士然後能知之故。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楊朱墨翟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攻戰，則國何利焉。

此明斥楊朱墨翟而攻之，以其所辯者，必察士然後能知之，故斥爲無用之辯也。然又曰：「博習辯智如孔墨，一而獨不數楊朱，則可知楊朱能爲辯察，而未能博習辯智如孔墨也。後世以孔墨並稱，而不及楊朱，必以此也。然博習者何，蓋孔墨皆博習六藝，而楊朱之所

不爲也，楊朱之所不爲者，正以其爲全性保真之學者也。

(問辯篇)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楊朱以博文爲辯，墨翟其觀行也，以離羣

爲賢，以犯上爲抗。楊朱亦與焉。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

之行，別辭爭之論。楊朱墨翟同有之。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楊朱墨翟同之。而耕戰之士寡。

堅白無厚之詞章，楊朱墨翟同之。而憲令之法息。

此雖不明斥何人，然以八說篇所明斥者而求之，則以難智爲察者，必隱該楊朱墨翟

也。以博文爲辯者，必隱該孔丘墨翟也。呂覽有博志篇，博志可以互證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

爲抗者，必兼該楊朱墨翟孔丘也。而儒服帶劍者衆，證以莊子所言楊墨皮弁鷩冠云云，亦

必隱該楊朱墨翟在內也。其堅白無厚之詞，自當專指楊朱墨翟，而孔丘或亦該在內，更可

無疑也。

(顯學篇)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

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

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孟與

子斥楊朱爲我無君正略相似，而所以斥者不同耳。

(六反篇)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此必楊朱之末流。

此一則曰：輕物重生之士，再則曰：貴生之士，當皆指楊朱之徒，無可疑也。况所謂「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尤與孟子所詆「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其詞旨正甚相近乎？

(忠孝篇) 世之所爲烈士者，爲用，雖衆獨行，近而說，取異於人，果形，物爲恬淡

之學，而理恍惚之言。全性葆真，故如此也。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

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楊朱，天下之所慕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

恬淡，楊朱爲之，無君，此二字，必有誤。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者，君

言臣道，故不可以恍惚耳。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

此一則曰恬淡之學，再則曰恍惚之言。恬淡，恍惚，皆見老子書中。楊朱學明王之道於老子，自宜尤與此相近也。故竊謂此亦指楊朱之徒而言也。墨子經上篇，雖有「平悒然一章，然非墨家本行也。

大抵楊朱墨翟皆生當戰國前期，莊孟二子亦生與相值。故目覩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或以名盛而相嫉，或以道異而互爭。故攻楊墨最烈，而其所言者，自多直指楊墨本人，而可爲楊墨信史之資料也。韓非生於戰國末期，則楊朱墨翟本人已死久矣。所餘則爲楊朱墨翟傳學之徒，故僅一次明斥楊朱墨翟而言之。餘皆隱約其詞，並不明斥何人。然細案其實，當有包該孔墨楊三哲傳學之徒在內，無可疑也。故又酌定楊朱或其徒，而得信史之資料若干事。

一曰天下之察。

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

二曰難知之察。

以難知爲察，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

三曰賢抗之行。

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

四曰法術之人。

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

五曰重生之士。

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從而禮之，

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

六曰恬淡之學。

離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

此六事者，雖後五事並未明斥楊朱。然證以莊子所言楊墨行事，則要可推爲楊朱及其徒信史之資料也。

## 第四章 言盈天下之楊朱

### 第一節 荀呂書中之楊朱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大受一代學者社會之歡迎，而有莊孟韓三子攻之甚力。然有攻之者，亦自必有重之者。於是荀子、呂覽二書可論焉。

荀子書中之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儒效，富國，王霸，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性惡，成相諸篇，徧詆慎子、老子、墨子、宋子、申子、莊子、孟子、惠施、鄧析。尤以攻墨子最力，至詆爲役夫之道。而獨於楊朱不但不攻擊之也，且有稱道之者焉。

（王霸篇）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踵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自荀子書中有此明文，而千古爭傳楊朱有此一語，誠不能不謂爲楊朱之知音也。雖他書有傳爲墨子事者：



（呂覽疑似篇）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賈子慎微篇）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此皆與荀子所記不同，當出於傳聞異辭。然荀子先呂賈二子，而呂覽書更成於衆手，

則自當以荀子書爲足據也。

淮南王、王充、馮衍、應劭、荀悅、孔稚珪、  
蕭統、徐勣、丘遲、并義、陶等皆從荀子。

子莫執楊墨二家之中，其詳不可考。然戰國末期，竟有採用執中之方式，而隱承楊朱之學統者，呂覽是已。

（不二篇）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

墨翟貴廉，

深疑  
通用

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

陳田通用  
陳田通

陽生貴己，

文選注引作  
楊朱蓋脫改。

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空者，其唯聖人矣乎！

（高誘注）陽生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

此呂覽所舉十豪士者，以爲其不能一而危國也。然彼自以爲能一者，亦可於所舉十豪士之中而見之焉。試以與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所舉六人相比較，則大有可注意者。蓋孟子亦嘗稱其敵視者曰楊子夷子，可知尸子爲個人自著之書，故概稱之曰子，以示其爲通常之敬稱，而於己無何等之用意也。若呂覽則出呂不韋門客衆手輯錄之書，故不一其稱諱。尤以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四人爲特異。而孔子尙僅得通常之敬稱曰子，其餘若墨翟、陳駢、孫臏、王廖、兒良，則直斥其名而已。此正一望而可知其顯有用意在也。竊謂老聃、關尹子、列子，皆舊稱也。何以言之？老聃姓李名耳，字聃。關尹則官而非名也。孔子已曰「吾聞諸老聃」，莊子天下篇曰「關尹老聃」。此孔子以老聃爲師，莊子以關尹老聃爲其所崇拜者。足見其曰老聃、關尹者，皆爲特殊之敬稱也。吳語王孫雄曰「子范子」，范蠡曰「王孫子」。此足證凡稱曰子某子者，比於稱曰某子，尤爲特殊之敬稱也。其後弟子因以稱其師，如曰子墨子，曰子列子，皆是也。然墨列二子皆在戰國前期，而輯呂覽者，相距遠矣。乃猶仍其稱曰子列子，吾故曰老聃、關尹子、列子，皆舊稱也。惟至楊朱而稱曰陽生，其風當起於戰國末而盛行於西漢初也。

古稱先生，亦單曰先，曰生。史記蘇秦傳之蘇生，一本生作先。越世家之莊生，漢書古今人表作嚴先生，皆其證也。且叔孫通與弟子共爲朝儀，弟子曰：「叔孫生，真聖人也。」是明明弟子稱師曰生也。故史記漢書儒林傳中之傳學大師，多稱生者，如田生，伏生，轅固生，高堂生，胡毋生，歐陽生，董生，黃生，皆是也。賈誼亦爲傳學大師，故稱賈生。然則此陽生者，不能不謂輯呂覽者所與以特殊之敬稱也。大抵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皆在戰國前期，而同一學統中人也。輯呂覽者當皆先輩視之矣。但楊朱必以言盈天下之故，尤視爲最重要之傳學大師，故特殊其敬稱曰陽生，無異今人稱曰陽先生而不名也。由此推之，則可知呂覽一書，所自以爲能一者，必一於道家言也。而於道家言之中，必尤以楊朱之言爲其所以一之焦點也。是以呂覽全書十二紀之發端，春三月，有曰本生，曰重己，曰貴生，曰情欲，曰盡數，曰先己，凡六篇。所反覆申論者，悉是楊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之旨，而實呂覽全書中樞之所在也。夫學說每有隨時地而變異，故傳學弟子不必盡如其師也。吾前既言老子爲傳學大師之大師，茲更得呂覽而廣之，則可爲傳學系統圖如次：

老聃

關尹——子列子

陽生——呂覽

且此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六篇，首尾一貫，論旨精澈，在呂覽書中，實可與其他諸篇分離而獨立。則此果爲楊朱遺書耶？抑推衍楊朱之旨所成耶？亦一問題也。夫姬漢古書，大抵轉輾傳述。自後世視之，直同互相剽襲。呂覽一書，固採集衆家書而成者。當染篇卽襲墨子所染篇，其明例已。特此篇有墨子二字，爲易知耳。而餘則不爾矣。今先秦遺書存者，苟爲呂覽所襲，猶一一可以覆案。而呂覽豈必注明某書，如後世考據家所爲也。或者當時以爲衆家書具在，覽者比而觀之，自明，無煩代爲說明也。是楊朱書不過衆家書之一，奚必自外於成例。且呂覽尊師篇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一則旣於不二篇，尊稱楊朱曰陽生，亦可示不叛也已。然則此六篇者，果真楊朱書也。縱讓步而言之，爲推衍楊朱之旨而成。今真楊朱書久佚，不能充分證明。然真楊朱書亡，而猶有不亡者存，亦可視爲「准楊朱書」矣。故茲錄六篇於後：

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

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天子即明王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全生即全性今世之惑主，多

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

失所爲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老子曰一

死而不亡者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養性者役物非所以性養也。此性養即管子書中之生養今世之人

惑者多以性養物，性養者役於物則不知輕重也。物輕則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

倒置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

亡。役於物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

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老子曰五色

令人曰百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此盜行其義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

之。此全性之道也。全性保真之道如此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則役於物矣日夜求幸

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通川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

害一生，生無不傷。傷生之道以便一生，生無不長。長生之道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

附以全生  
全性也。

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

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

裹也，若天地然。全天者，能役物。上爲天子而不驕，明王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慍，讓王不慍。此之謂全德

之人。惟全德之人，乃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

之，奚由？故得道之士，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不得全一肥肉厚

酒，務以自疆，命之曰爛腸之食。不得全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

斧。不得全天者三，案教樂七，發有此文，略同，七發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富貴故古之人

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不肯傷生，故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養生務實，利則此

論之不可不察也。呂覽書中知此句法甚多。

###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

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然則楊朱之爲

主義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西人亦言王冠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



之。

此所以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脣一毛。

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此楊朱所以哀哭於衢塗。

此三者，有道者之

所慎也。

說齊有敬慎齋，可證道家之慎。

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

全性即全命，故楊朱反對墨子非命，然則

此真楊朱書也。

不達乎情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

淺喻。是聾者

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淺喻。

有殊弗知慎者。

不知為我者，是聵盲也。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

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

辨別也。

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

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

是非顛倒。

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

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

不能治身者，不能治國。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壽長至，常

亦然。

禍福自召。

故有道者不察所召。

等召者，召也。

而察其召之者。

召之者，我也。

則其至不可禁矣。壽至不可

禁。此論不可不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

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性也。

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

生，欲之何益。

性故無益矣。其性，故無益矣。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

順其性，即

使生不順者，欲也。欲為性累，故

聖人必先適欲。

此聖人即明王，適欲也。適欲則節欲而不縱欲矣。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蹙，多陽則

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

性命之情，通乎陰陽。

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燂熱。

此先王即明王，明王之通欲如此。

燿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

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不達欲則短，命，焉得長生。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此先聖王，亦即明王。足以

觀望勞形而已矣。一。養性。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二。養性。其爲輿馬衣裘也，

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三。養性。其爲飲食醜醜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四。養性。其爲聲色

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養性。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

性也。節性即節欲也，然則節欲者乃能養性也。

### 貴生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生之貴，士所貴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生之役，則生不當爲所役。耳雖欲聲，

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一。制欲。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

爲。二。制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三。制欲。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

制。以君制官，以官制欲。此貴生之術也。制欲在術。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

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

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軀一毛。又况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故楊朱自比於明王。越

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

君而能不以物累形。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

闔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

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輕物重士世之人主，多

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世主以性養物而不知養生之道故曰：「道之真，以持身。

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一其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完身養生之士，有不顧富貴者矣。富貴而爲帝王，則有不完身養生者矣。今世俗之君子，危身

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之重也。彼且奚以此爲也？棄生徇物，何苦爲此。凡聖人之動作也，必

察其所以，與其所以爲，與所作所求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不知輕重。夫生，豈特隋侯珠之重也哉？天下莫重於生，以上白子州支父語此，俱見莊子讓

王。皆讓王之徒也。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莊子讓王

見韓昭侯、當即韓昭侯、梁惠王十三年、韓昭侯元年、故所謂尊者，全生之謂。所謂全

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皆全，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有不全者，虧生則於其尊

者薄之矣。不全，其虧而甚者也。其尊彌薄。愈不全，則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

也。以死爲無知，與墨子異。故楊朱反，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

服是也。服，謂辱。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行不義亦爲迫生也。而迫生非

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西人亦言「甯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

不若死。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所見不壞，故雷則揜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以雷電爲淺喻，凡六欲

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六欲所不

故迫生不若死。不可殺，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

之謂也。惟不畏死之民，乃能尊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見道家重視民生極矣。」

### 情欲

天生人而使其有欲，食欲也。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

不過行其情，所以全天也。故貴生之士，節欲而不縱欲。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

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

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以生節制情欲，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欲則

生存不能節制，情欲則死亡。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虧情者，生也。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

府種，筋骨沉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縱欲者疾，其於

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大失生本。於生役物，民人怨謗，又樹大讎，意氣易動，蹠

然不固，矜勢好智，胸中欺詐。所行不義，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尙將奚及。

其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之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危及其國，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

病怒起，亂難時至。不情死，以此君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

是迫生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能節情，故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

早齋。知早齋，則精不竭。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節欲之謂也。」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

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當法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

也。人法天地，則萬物成甯。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治身治天，下無二理。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

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大富貴大壽考，固不易全也。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

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故貴生之士，不顯勞形於富貴。耳不可以聽，

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

此，豈不悲哉？富貴者之當頭棒喝。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此世俗之見。自有道

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有道之論，不與世俗同。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

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此富貴而不自勞形。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言極

孫叔敖之衛生，故莊生寧爲曳尾塗中之龜，然則楊子嘗言一莊楊蕩而不法，一此流楊朱書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利害隨環，禍福倚伏。聖人察

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養生之事，大有工夫在。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養生之士，完形神而

長壽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百年大齊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害去則利自存。何謂去害，

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一害。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

神，則生害矣。二害。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三害。故凡



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知本在去害。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

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叟明。

聖人與羽鳥走獸珠玉樹木同體。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

智而明之。當因其自然。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萬物之形氣同體。形不動則精不流，精

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聾爲聵，處目則爲矇爲盲，處鼻則爲歊爲

窒，處腹則爲張爲疔，處足則爲痿爲躄。氣化不滲之害，故中國醫道尙氣化，真知本也。輕水所，多禿與癩人。重

水所，多腫與蹙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苦水所，多尪與僂人。地人

生之關係。凡食無彊。彊，勉也。厚味無以。以，用也。烈味重酒是以。用，因味也。謂之疾首。首，始也。養生者當決滯明志。

食能以時，身必無災。養生者不食非時之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寶也。通用。葆亦言一以不

飽爲却病力。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和精，平時也。端容，正身也。將之以神氣。以，被也。神，神也。百節虔歡，咸進受氣。咸，

則食有益。飲必小咽，端正無戾。小咽，則無留飲之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老子曰：一能无卜

之來故也。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疾病在此不在彼。夫以湯止沸，沸愈不

止，去其火則止矣。去火則知本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歸本。

先己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

將先取。

一言先取身而後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

治身即爲我，亦即貴己。故孟子曰：「楊子取爲我。」呂覽曰：「陽生貴己。」

嗇其大寶。

大寶者，情欲也。

用其新，棄其陳。

有所用則

腠理遂通，精氣日新。腠理通於外，精氣通於內。

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邪去則正留，故

此之謂真人。

修之於身，其德乃

昔者先聖王成

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成己而後成人，德家亦言之。

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一言正諸身也。儀不忒，即正諸身也。故楊朱皮弁冠履，冠履不忒，然則此其儀也。

故反其道而身善矣。反，語也。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

之成也。

人善，官治，民利三者。

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

人定勝天，猶

義曰利身。

中上言君曰勿

身。

勿身，即勿躬也。呂覽有勿躬篇。勿躬，即勿躬也。勿躬，即勿躬也。

勿身督聽。

督聽者，治官也。勿躬，即勿躬也。

利身平靜。

人君平靜，而後能聽。

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

中上言平靜則業進樂鄉。

中上言督聽則姦塞不遑。

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

對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

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

則葉落。

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

則葉落。

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

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

對是故百仞之松，本傷

於下而未槁於上。

養生者當知本。

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困於彼。

不故。

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

事得，事得而功名得。

能治身故。

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

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

故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知運諸掌然。

通王霸之術也。然則此真楊朱書也。

當今之世，巧

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

故楊朱爲我廣己所事者本也。

夏后伯啓與

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

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

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故楊朱爲我通於政理。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

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

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

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

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

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

反於己身者乎。一歸緒  
治身。

## 第二節 兩漢人所見之楊朱書

自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傳，但附墨翟而未一言及於楊朱。於是班固漢書古今人表亦闕焉不載。梁王繩人表考以離朱爲即楊朱之誤未瑣。而藝文志不著錄楊朱書，不待言矣。然有藝文志及七略別錄皆不可考，而兩漢人傳書有之者，如連山歸藏相傳本草漢書禮傳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天文等，皆其例也。則不得因藝文志及七略別錄不可考，而遂謂無其書也。余觀兩漢魏晉人書中，每有道及楊朱事，玩其意趣，則楊朱確有遺書可徵。茲先卽兩漢人所言者而述之。

### 一、劉安

（淮南子俶真篇）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圜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一椽而輪之一輻。從王念孫校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

（高誘注）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釵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

（汜論篇）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高誘注）全性保真，謂不此不字當好

拔甯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

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

（說林篇）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太平御覽引作楊朱見遠路而哭之。墨子見練

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高誘注）道九達曰遠，閱其別也。練，白也。閱其化也。

此淮南王安列舉墨楊申商四家，墨也，申也，商也。漢書藝文志皆有單行之遺書，則楊

亦斷不當無遺書可知也。况曰兼愛，曰尚賢，曰右鬼，曰非命，大抵墨子書中之篇名，則曰全

性，曰保真，安知亦非卽楊朱書中之篇名耶？而「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二語，深得楊朱

學說之要領，自非真見楊朱書者不能道也。卽墨子泣練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略同墨子

所染篇之文。則「楊朱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一自亦必有本諸楊朱書之原

文矣。此皆以淮南所見者而證之，楊朱自當與墨申商三子同有單行之遺書，無可疑義。而今本僞列子中之楊朱篇，並非單行之遺書，且哭塗路之事亦不合，均可明其出於作僞矣。

二，桓寬

（鹽鐵論地廣篇）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

此桓氏所引，雖誤以陽虎爲楊朱，然必曾見楊朱書而致成此誤也。

三，劉向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

（權謀篇）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

此二篇所引，當出楊朱書中。蓋說苑一書，本雜採羣書而成也。或漢書藝文志不明著楊朱書，而劉向七略別錄中有之，惜今亦不可考耳。

四，楊雄

（楊子法言五百篇）莊楊蕩而不法，晏墨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



信。

(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此儒家法線，直門戶之見耳。

此舉莊晏墨申韓鄒六家，漢書藝文志皆有單行之遺書，亦楊朱不當無遺書之證也。况法言綜覈羣書，論至精該，自必並見莊周楊朱兩家之書，而下斷語曰：「蕩而不法」也。若東晉王坦之作廢莊論云：「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又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則竄改法言原文，且引何晏之言，必其時已不見楊朱書而云然矣。可證今本偽列子中之楊朱篇，在東晉猶不甚行也。

五、趙岐

(孟子題辭解)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陸遲墜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此趙氏所言楊朱放蕩之言，與楊子法言所云正合。必亦嘗見真楊朱書者。且趙氏又曰：「楊朱之道，爲己愛身，雖違禮，尙得不敢毀傷之義。」似尤非不見楊朱書所能作此語也。

六，王逸

（楚辭章句敘）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

此亦臚舉六家，楊，楊朱也；墨，墨翟也；孟，孟軻也；孫，孫卿也；韓，韓非也。明言各以所知，著造傳記。尤可爲楊朱當有單行遺書之鑿證。然則兩漢人所見，明白如此。豈今存僞列子之附入楊朱篇所可假托以欺人者哉？

第三節 魏晉人所見之楊朱書

試更摘舉魏晉人之所見如次：

一，徐幹

（中論考僞篇）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聖人者易辨，而從之不多也。

此徐氏臚舉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漢書藝文志同有單行之遺書，亦楊朱不當無遺書之證也。中論一書，夙號精該，自亦必親見諸家書而著論。然則楊朱單行之遺書，

當漢末三國初，猶存也。

## 二、曹植

（玄暘賦序）孔老異旨，楊墨殊義。

此曹子建當亦見真楊朱書。玄暘賦云：「取全真而保素，參用孟子淮南兩書可證。然則西漢初世所見之楊朱書，至三國初而猶未變其真也。惟至東晉支遁大小品對比要鈔序云：『觸理則玄暘，雖亦談玄暘，而止言儒墨，不言楊墨，則已不見楊朱書矣。此亦今本僞列子之楊朱篇，東晉猶未盛行之證也。』」

## 三、劉巴

（答先主書）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

墨翟務時之風。蜀志本傳注

此劉氏當亦見真楊朱書，故知楊朱守靜守靜二字，正切合全生貴己之旨也。蓋明云荆北，必真楊朱書，中州有之。故徐曹皆及見之，而劉亦見之。惟不傳於南土，是以吳中博覽之士，若韋昭陸機之徒，皆不談楊墨，即其驗已。

#### 四、王沉

(與傳玄書)省足下所箸書……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

晉書傳  
玄傳

此王氏所舉傳玄書，今存傳子，僅有輯本。一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輯本，一為葉德輝觀古堂叢書輯本。檢輯本，止有斥及墨子語而已。不見斥及楊朱之語，蓋散佚多矣。然王沉傳玄皆在西晉之代，當猶及見真楊朱書者。

#### 五、張湛

(偽列子注序)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

(偽劉向敘錄)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朱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

此張湛即偽造列子書之完成其工作者。試更錄其序之全文如下：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湛之與劉正與傅穎根傳玄子或成，或子數，字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

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

王榮從孫安，字正宗，見晉書良吏傳。輔嗣，即王弼。

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

榮即王

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

漢之祖及劉根，正與傅相視。

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

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傅曰：「

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

張即滿之祖，傅即穎根。此張與穎根

相商之語也。

穎根於是唯賞其祖玄父咸子集。

玄著傅子百二十卷，集五

十卷，成者良有集三十卷。先君所錄書中有

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比及也。及永嘉之亂。正興爲

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

得全備。

此洪自述其得列子書之由來，則不關傅氏，全出王張劉趙四家之所湊合，而以王氏

爲祖始矣。竊謂漢晉之際，自淮南以下，至徐幹曹植傅玄王沉所見皆真楊朱書。獨至王弼

何晏以虛浮相煽，此密語。

何晏論語集解已僞撰孔安國注。故寧稱鸞莊莊子。而不稱莊楊。

周莊

何晏論語集解已僞撰孔安國注。故寧稱鸞莊莊子。而不稱莊楊。

朱楊

王弼老子一章注云：「微，歸終也。」

與僞列子天瑞篇晏子曰：「死者德之微也。」

所用

微字之詁義正合。蓋此時王弼正在乾沒真楊朱書，而開始作僞也。是猶王肅亦嘗見真古

文尙書，而造作僞古文尙書，嘗見真孔子家語而造作僞孔子家語也。王肅與鄭玄爭名而僞造，王何當亦以與於僞造也。自僞本出而真本遂亡。楊朱書當亦如是。甚矣王氏之世有作僞也，真斯文敗

類之所萃哉？然穆天子傳出汲冢，在晉太康二年，非王弼所及見也。而僞列子書中有周穆王篇，以此推之，吾故曰張湛者，乃僞造列子之完成其工作者也。故今存列子一書之作僞者，必創始於王弼，而未敢公然宣露也。迨張湛得之而始完成。於是真楊朱書原本單行流傳者，從此亡絕，而止以僞本并入僞列子書中矣。然則真楊朱書與僞楊朱篇之變遷，今猶班班可考若是也。至如今存僞列子劉向敘錄一篇，亦出張湛僞造，世有定論，茲不贅述。

#### 第四節 其他稱述楊朱之摘記

復有自來文人引用楊朱故事，自漢訖隋，余既檢得，聊復存之，亦於參考不無小補也。  
枚乘（西漢）

（七發）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文選。



楊雄（西漢）

（羽獵賦）羣公常伯陽朱墨翟之徒，喑然並稱曰，崇哉乎德。漢書本傳

此枚楊二家皆泛以楊朱擬人，而非真楊朱也。然亦可見其普及於人人心中矣。故孟子曰：「言盈天下」豈不信哉。

馮衍（東漢）

（顯志賦）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漢書

齊本傳

王充（東漢）

（論衡率性篇）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

（藝增篇）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岐或異文，今刻本如是。

（對作篇）楊墨之道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

應劭（東漢）

（風俗通皇霸篇）然而玄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

絲素者也。

(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

(窮通篇)孟子……作書中外十二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我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以上皆泛引舊文，然哭岐路一事，屬楊朱而不屬墨子，可注意也。

牟融(東漢)

(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走，人不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案此亦門戶之言。

荀悅(東漢)

(申鑒雜言上篇)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

葛洪(東晉)

(抱朴子嘉遁篇)楊朱吝其一毛，……輕四海愛脛毛之士。

(博喻篇)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任命篇)多失脛毛。

(應嘲篇)其愛脛毛而綴用兵戰守之言。

自漢以來，多言脛毛，蓋其時人多露脛也。

王坦之(東晉)

(廢莊論)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晉書本傳

楊方(東晉)

(爲虞領軍薦張道順文)慕西道之陽生，希北巷之顏回。

此西道，當用莊子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故事。

盧諶(東晉)

(與司空劉琨書)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

周朗(宋)

(報羊希書)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况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宋書本傳元嘉二十七年。

孔稚珪(齊)

(北山移文)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墨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蕭統(梁)

(錦帶書十二月啓)窮途異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

徐勉(梁)

(答客喻)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梁書本傳。

陸倕(梁)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昔考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

之黨，舌舉口張……

丘遲(梁)

(還林賦)驗難停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

柳愷(梁)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殷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紛論，徒然穿鑿。

此柳氏意以楊與墨反對，疑已根據偽列子而爲言。蓋墨主有知，則神不滅也。然則范

縝神滅論卽受偽列子之暗示耶？

梁釋僧祐弘明集後序已引偽列子周穆王時，四極化人來遊之事，可爲偽書流行之證。

尹義尙(北齊)

(與徐僕射書)昔楊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河梁，歎平生之永別。

釋彥琮(隋)

(通極論)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

顏之推(隋)

(顏氏家訓省事篇)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此顏氏所云熱腹冷腸，語頗滑稽。然亦可見楊墨之通俗化，至此極矣。

# 中篇 明取

## 第一章 楊朱之時世

### 第一節 楊朱與墨家之關係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史記禮記

淮南子汜論篇曰：「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是

故周季之六藝百家，皆言治之書也。卽今之所謂政論，或政治論也。但未至成爲如今之科學，有所謂政治科之專書者。故總包萬有，不論宗教哲學文學科學，皆在其內，遂成龐然大物耳。

世界各國之政治史，莫不先有政治之事實，而後有政治之理論，卽必先有歷史而後有科學也。故周季之政論，有其由來，一曰遠因，二曰近因。

（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

此遠因也。大同者，傳賢制也。小康者，傳子制也。然此不過政體之區別，而政治之事實，又混淆不能分也。不獨儒家孔子爲然，雖百家亦然也。

(說苑政理篇)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

此近因也。春秋之世，齊首霸而宋晉秦楚吳越繼之，此所以王政微而霸政昌也。於是六藝爲王政之遺蛻，而百家由霸政以流行。然王政親親而六藝與傳子制結合，霸政尊賢而百家與傳賢制接近。此又其異也。

吾家亭林曰：一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一日知錄

此所謂文武之道者，王政而已矣。夷考其實，則周人宗法之色彩濃烈，大封同姓於天下，而亦間之以異姓，無非伯叔甥舅也。伯叔者，今之所謂父系制也。甥舅者，今之所謂母系制而實卽舅系制也。以此爲骨幹，而經緯之以詩書禮樂，則儒家六藝所以從周也。然經春秋二百四十年之戰亂，而破毀盡矣。於是百家競起。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儒家孟子固誦法六藝而仇視百家者也。

然則百家皆霸政而盡屬武人派歟？則又不盡然也。孔墨楊三子皆魯產也。魯固王政

之宗國也，其皆非武人派，不待言也。然其各不同，又何也。則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楊墨二子蓋中缺一齊家之條件者也。此其一也。孔墨楊三子皆反對武人霸政各不同，而楊墨又各不同。此其二也。茲試爲分析楊墨之同異如次：

一 墨——不得爲子之事

個人接近社會同

楊——一妻一妾不治

二 墨——非攻，善守禦

反對武人有差別

楊——不入危城，不處軍旅

大抵孔子生於春秋之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故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遠瞻大同，而不自覺其偏傾於小康也。墨子生春秋末，戰國初，時勢又異矣。故主張「聖人不得爲子之事。」一取墨子大楊朱更在墨子之後，故有妻妾而且不治矣。然則孟子更在楊朱之後而願學孔子，案之時局，豈非王政之弩末哉？

是故政論與時世有密切之關係，孔墨楊三子之不同，亦時世爲之也。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韓子曰：「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則知楊墨二子大受一代之歡

迎，其事實當爲楊墨二子個人接近於國家社會之主義大流行。良以此主義能應時世之需要，而發揮人人心底之本真，對於亂離不堪之生活，而與以相當之安慰者也。何則，亂離之世，迫於戰禍瀰漫，民無寧日，往往不遑顧恤其家。更有其他關係，則家之組織，女位其中，而女不必盡賢。生子賢愚又不可必，往往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孔子已歎「女子小人爲難養」，且孔氏有三世出妻之駭聞。豈孔氏以多出妻而僅得保其一綫宗祀之延歟？楊墨二子或目擊其事，故墨子則倡「不得爲子之事」，而楊朱亦有妻妾不治，正未可知。然於此不能不謂儒家近於傳子制，而楊墨傾向於傳賢矣。

更以進化言之，則凡一民族之發達，其政治必先由貴族專權而後及於平民參政，此一例也。其智識必先由一二聖哲而後及於多數賢才，此二例也。其心理必先見他人而後見及自己，此三例也。自春秋貴族政體之破裂，而後賢士競進。初猶老孔二子傳道講學，其後乃百家纒起。然猶墨家之利他主義先出，而後楊朱之利己主義繼之。此亦一有趣之事，堪值注目者也。

惟是墨家之利他主義，乃最高之利他主義，而非下等之利他主義也。何謂下等之利

他主義，如殉夫殉君，雖犬馬亦有殉主之節義也。楊朱乃最高之利己主義，而非下等之利己主義也。何謂下等之利己主義，如草竊奸宄，雖禽獸亦多偷盜之行爲也。

抑又論之，荀子富國篇曰：「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若墨子之攻孔子，楊子之攻墨子，孟子之攻楊子，將爲名耶？抑忿之也。然墨孟二子書具在，墨子有非儒篇，及其他諸篇。孟子非楊，亦散見諸篇中。皆對於所非者，有直接之攻擊。今真楊朱書亡，惟淮南子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一則楊朱非墨子，而對於所非者，所施直接之攻擊，僅此可考而已。雖案今存墨子書，篇目甚多。而楊朱所攻者，當必不止此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四篇目之事。然此四篇目，卽墨家之四大主義也。茲爲嚴格評論起見，先討論楊朱何以攻此墨家四大主義，以見楊墨兩家之交涉，理由安在？

一、墨子之兼愛主義，乃墨子之所以爲兼王也。孔子爲文王，見論語子罕篇。墨子爲兼王，見墨子親士篇。而楊朱

爲我貴己，足以對破之而有餘。換言之，卽以讓王對破墨子之兼王也。蓋爲我貴己者，卽老子所云「一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而莊子因以作在宥

篇及讓王篇者也。

二、墨子之尙賢主義，而楊朱亦以爲我貴已對破之而有餘。楊朱固嘗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也。」正卽老子所云：「不尙賢，使民不爭。」又云：「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楊朱爲老子入室弟子，故其道術同也。

三、墨子之右鬼主義，則楊朱以全性保真對破之而有餘。凡保養生命，終其天年者，則雖死而其鬼不爲厲。故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夫何右鬼之有哉。

四、墨子之非命主義，而楊朱亦以全性保真對破之而有餘。全性者卽全性命之情也。凡道家皆主張天下之人，莫不安其性命之情。故老子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則楊朱惡得而不反對非命之說哉。

楊朱非墨子，對此四大主義，既有可求之理由，則楊墨取舍不同，而引起是非之爭。雖真楊朱書亡，要可窺見一斑矣。然此外尙有楊墨對辨之問題，莊子稱「駢於辯者鬻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跣譽無用之言，楊墨是已。」似楊墨兩家辯論之方式，總不出乎堅白同異。然吾觀墨子著辯經四篇，原有爲周季辯者公用之性質。蓋自孔子已



稱「辯者有言，離堅白若縣寓。」是必辯經雖成於墨子之手，而其中實多採當世辯者公用之方式。則楊朱之辯察法，亦自不能越其範圍也。故魯勝墨辯注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由此言之，則繼承墨學者固宗師辯經以自成一家，而反對墨家者亦轉據墨經以反唇相稽也。然則楊墨對詰，互相攻辯，謂楊朱正即據墨經而反唇相稽，亦無不可也。且檢墨經復確有與楊朱之全性主義膾合無間者，如次：

經上篇

(二五章)平，知無欲惡也。鬪平，悒然。

經下篇

(四四章)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鬪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

(四五章)損而不害，說在餘。鬪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

(八一章)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鬪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

處上，下所謂上也。

此皆與楊朱之爲我主義，絕對同調者也。則楊墨反唇相稽，此尤不可爲楊朱所據之好資料哉？

且墨子書之辨經而外，尙有大取小取兩篇。孟子曰：「楊子取爲我，莊子亦言楊墨趣舍。」天地篇云「趣舍」聲色以樂其內而淮南子則言趣舍，世論篇云「趣舍人異」「案取趣趨三字，異文而同義。」則楊朱取爲我，又正對於墨家之大取，而爲顯然之表示也。何則，小取乃辯論之方式也，而大取乃主義之表示也，故謂楊朱之取爲我，乃其大取也。然則此可證楊墨二家主義，儘可不同，而辯論之手段，則楊亦無以復加於墨也。猶之墨者之徒，相與爲辨，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終不能決也。故韓子曰：「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亂世而卒不決，豈不信哉？」茲爲欲明瞭楊墨之關係，而更總括其同異，如次：

### 楊墨之同

- 一、立德 仁義之德，見莊子。
- 二、察辨 堅白同異，見全上。
- 三、離跂 奔走救世，見全上。

四，盛服 皮弁鷩冠，搢笏紳修，見全上。

五，高行 皆以富貴爲傷行，見楊朱語及墨子書。

楊墨之異

一 墨兼愛——最高之利他主義

楊爲我——最高之利己主義

二 墨赴湯蹈刃，死不旋踵——以死救天下

楊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二毛——以生救天下

吾操筆而述至此，不禁喟然歎曰：戰國紛爭，用兵無寧日，若楊墨二子者，皆命世之救主，爲解除或緩和此兵禍而生者也。墨家猶是誅而非攻，至於善守禦以反對攻者之暴行。而楊朱則并攻誅而一律反對之，是以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蓋可見其用意所在矣。宜乎孟韓二子大聲叫絕，楊朱墨翟與天下之關係，以中分天下之優勢，而享一代之大名，綿亙戰國二百五十年，而未嘗稍衰也。惟楊墨二哲既直撫時世之背景而倡言立說，一至夫時移境遷，不得不稍稍下落。而千年以還，竟湮沒不彰者，亦時世爲之也。然一值其時，又將復

活，當今之世，非其時乎？

## 第二節 楊朱與道家之關係

楊朱學於老聃，老聃者道家之宗也。則不但楊朱與道家有甚深之關係，抑且楊家本卽道家。觀夫呂覽所記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皆與以特殊之敬稱可證也。然楊朱之取爲我，而主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者，誠道家之行也。惟至與墨家對辯是非，則又道家之所不許也。

吾人因道家而聯想及於太公六韜曰：『博文辯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與今本異，則道家與法家同一禁人辯也。故老子八十一章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莊子齊物論篇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宜乎莊子對楊墨是非之爭，而大聲斥言：『鉗楊墨之口』也。惜楊墨爭辯之時，老子蓋已歿矣，不然，何以不見老子之訓楊朱乎。

且老莊不諱兵事，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莊子徐无鬼篇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皆其不諱言用兵之證也。而楊氏則不入危城，不處軍旅，此又所以與老莊異也。至於莊子稱楊墨皆外立其德，稽諸襄二十四年左氏傳曰：『古有三不朽，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一是楊朱高行，屬於太上立德，亦以其競名而爲莊子所不許也。莊子又稱楊墨「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茲解釋之：

(1) 趣舍聲色 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凡人之大體，取舍是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是楊墨以取舍異而相非也。而聲色者，語聲顏色也，名聲物色也。堅白同異，所以表現其取舍皆由中出者也。故曰柴其內。

(2) 皮弁鷩冠搢笏紳修 韓子顯學篇曰：「盛容服而飾辯說，一則可想見楊墨當年之丰采，不減於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以周流列國也。昔三代之王，皮弁素積，以鹿皮爲之。鷩古字通。說苑修文篇曰：「知天道者冠鷩。」說文引禮記作「知天道者冠鷩」可證。蓋楊朱翟之冠，皆以皮弁爲質，而飾以鷩羽者也。說文又云：「能正三軍者搢笏。」晉書與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此正即所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莊子天故魯國篤生孔墨，楊三哲，即此冠服，可爲確證矣。

然則微莊子攻楊墨，而真楊朱幾不可復見於後世。則其攻之也，不適以譽之乎？雖然，觀於呂覽稱老聃，關尹子，列子，陽生，而不及莊子，大概以其非老聃直接傳統之人，則莊子

亦何足重哉？然楊子法言以「莊、楊、蕩而不法」並稱，蓋又以讓王同論矣。

### 第三節 楊朱與儒家之關係

楊朱與儒家發生關係，一爲子莫，二爲孟子，三爲荀子。

第一，子莫。孟子痛詆楊朱、墨翟而并詆及子莫曰：「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一則是子莫蓋執楊墨兩端而用其中，完全取調和主義者也。孟子猶詆其無權，則不以權而得中之執中爲權，而必以極端排斥，至視同無父無君之禽獸，乃爲權也。然則子莫採取調和主義，不能不謂爲儒家對於楊墨能盡友誼之一流，而非若孟子取仇視之態度者也。然子莫何人？自來無確解。

趙歧注云：「子莫，魯之賢人也。」借語焉不詳。近儒孫詒讓謂牟、莫一聲之轉，當卽魏

公子牟。詳見論高述林則與趙氏之說大異，余謂非也。說苑修文篇，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

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

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此曾子當卽曾參與子夏同享大壽者也此公孟子高當卽孟子萬章篇之公明高。趙歧注

所謂曾子弟子者是也。明孟通用字，禹、貢、孟、豬，亦作明、都，可證。單名曰高，加子曰子高，亦古



人稱字之通例也。孟子不舉其姓而單稱其字曰子莫，蓋以其爲儒家之前輩而敬之也。然則此子莫卽顓孫子莫，而與曾子爲同輩行，必七十子之徒也。趙岐曰魯之賢人，或卽指此顓孫子莫，亦未可知。夫執兩端而用其中者，本孔子所以美舜之大智者也。必子莫效之，故對於楊墨兩家各趨極端之學說，亦有所執兩用中於其間也。第觀其告公孟子高語，則可知有見於道心者深矣。而孟子并詆爲賊道，豈理也哉？

第二，孟子斥楊墨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一則孟子窮極醜詆，直屏斥之於人類以外，姑無論所詆之當否，第觀其出詞粗暴，已未免不類學人之態度矣。更返觀楊朱爲我，果是無君之禽獸否也。則此在老子言「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一莊子天下篇則以在位者爲神聖明王，不在位者爲玄聖素王。禮記禮運篇亦載孔子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夫固人人可得而爲君也。人人可得而爲君，則孰是無君者哉？孟子之出此暴論，殆未聞大道者也。曩當疑孟子書中何以不一言及於老聃莊周，而今固可推定其於學，猶有所未窺耳。

孟子又詆楊墨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此皆攻擊已甚之詞，必非其實也。何以言之？「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一語，既不見於今存墨子書中，則所詆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一語，亦豈必出於楊朱所自言者哉？（儒列子文，詳見下篇）雖呂覽高誘註引孟子作「陽子拔體一毛」，淮南子高誘注又皆作「拔鬣一毛」，然皆文字異同，無關宏旨。惟證以淮南子言「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則以今論理學 Logic 之方法而繩之，「不以物累形」一命題 Proposition，換詞而言之，卽韓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也。且韓子五蠹篇云：「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然則脛毛云者，固周季人之恆語也。此必當時楊朱之世評，誠有如韓非所云：「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者，其措詞已遒酷薄。然孟子更其其詞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則又非今論理學之換位法 Conversion，且變其詞性而全異其語趣乎？蓋謂曰：「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者」，以「天下大利」爲句主 Subject，以「不易其脛一毛」爲說明 Predicate，而孟子倒易之，以「拔一

毛一爲句主，以一不利天下一爲說明，故曰換位也。夫楊朱見梁王曰：「成大功者不小苛，一則當時世評，偏與之計較一毛，已嫌惡謔。而孟子更甚其詞，則爲惡謔之惡謔。故孟子弟子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一亦見公道之自在人心哉！凡好辨者往往不自覺其失態，若孟子之辨言若是，千載而下，考信定論，誠不能不謂之失態也。」

且孟子所言，亦未嘗不有與全性保真之旨合者。

（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一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一不以所用養，害所養。」一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

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呂覽審爲篇）太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賈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一不以所以養害所養。』一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賈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

此二書所記，同一之事也。孟子亦承認「一不以其所以養者害人，一卽不以其所以養者害所養也。是固全性保真之所爲也。豈孟子自言之，卽爲合於仁義，而楊朱主張之，卽當斥爲無君大罪之禽獸，且加以不拔一毛之惡謔乎？」

惟孟子亦有平情之談，如曰：「逃墨必歸楊，逃楊必歸儒，一是也。趙岐注曰：『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朱之道，爲己愛身，尙得不敢毀傷之義。』此不敢毀傷語，

出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也。趙氏固嘗見真楊朱書者，然則楊朱豈真禽獸哉？

要之，孟子，鄒人也。鄒於春秋之世，爲邾婁魯之附庸小國也。莊子天下篇曰：「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一則鄒魯同化久矣。然魯爲大國，故篤生孔墨。楊三哲，雖顯孫子莫亦當爲魯人也。魯不失爲大國之風，聖哲輩出，兼容并包。而孟子畢竟不免爲小國之人，器宇小而議論悍不顧理。宜其所宗者止一孔子，而所攻者止一魯國之楊朱墨翟及子莫。比於莊子天下篇所論者，有魯人墨翟，趙人慎到，齊人田駢，楚人老聃，宋人宋鈞，誠足副天下之名實者，廣狹懸殊也。其持論亦莊子精密而孟子粗疏，大有逕庭也。姑無論孟子出言無狀，窮極醜詆，多不合於今論理學上之推理法。尤以其欲如周公膺夷狄，用武力解決之，則益爲卑劣矣。豈孟子自詡能用權，而權固可以濫用者，自宋以下，尊孟子過甚，而中國之學術，亦益以荒落矣。

第三荀子。自荀子書稱楊朱哭於衢塗，遂成藝林佳話。蓋楊朱見衢塗而哭，與墨子見染絲而悲，同一悲天憫人之聖哲。然可比於後世所謂哭智，而決非笑智者，亦甚明矣。顧世

有謂楊朱唱快樂主義者，抑何謬也。是徒受僞列子楊朱篇之愚耳。

夫荀子不但不攻擊楊朱，而反稱道之者，固不第以楊朱本主唱「非墨子」者也。荀子君道篇曰：「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聞爲國也。」此則荀子之君道，與楊朱之明王原無二致也。第觀王制篇與呂覽先已篇合，已可明矣。宜乎不以楊朱與墨子同視而攻之也。雖然，荀子此語，非一人之私言也。

（呂覽執一篇）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

然則詹何固嘗先荀子言之矣。爲身卽修身也。且孟子亦有類似之文焉。  
（孟子離婁上篇）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然則孟荀蓋皆有取於當世之恆言，以著書立說也。但孟子攻楊朱，荀子不攻楊朱。大抵孟子生於戰國前期，其學識尙粗疎而多未周密。荀子生於戰國末期，其觀世遠矣，故頗



見取精用宏之造詣。然而荀子痛詆詹何，又不可不審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

此它囂當卽詹何，古音詹冉同部，而冉聲有那。巧一形之變，而聲亦相轉。故詹何可轉爲它囂也。詹何魏牟固確有縱情性之證者。

（莊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從讀爲縱神无惡乎？」謂己之精神，應無嫌惡耶。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呂覽審爲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

矣。」

（淮南子道應篇）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怨當爲惡之說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偽文子上據諸淮南不足據

此中山公子牟卽魏牟也。以上三書所記對照而益明也。瞻詹通用字。呂覽重言篇曰：「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則詹何者固一代之聖人也。世亦嘗以與老聃並稱者也。老聃卽老聃第以「不能自勝則縱之」一語，遂爲荀子所詆其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其矣。制行立說之不可不慎也。然而荀子不以詆老子，亦不以詆莊子，更不以詆楊朱。則老莊楊三子皆非其倫也。是故楊朱者決非縱情性，安恣睢而禽獸行，如今存僞列子楊朱篇之所述者也。

况孟子嘗詆楊朱爲禽獸矣。假令楊朱果如僞楊朱篇之所述者，則孟子自將痛詆其縱恣情性之禽獸行，豈僅斥其爲我無君之大罪而已哉？故第微之孟荀書中，而已可決今

存楊朱篇之僞，無疑義矣。

第四節 楊朱與雜家之關係

楊朱與法家，雖有韓非曾加譏評，而實無深切之關係。故可置弗論。而徑論其與雜家之關係。雜家有二，其一爲呂覽之書。又一爲淮南之書。

第一，呂覽之書。吾前已言呂覽一書，與楊朱有深切之關係矣。本出於呂不韋門客之手。呂不韋者，竊國之大盜也。以幸姬有孕，獻秦王，是生呂政。後爲秦始皇。呂竊嬴社，君子羞之。然其書絕不類其爲人，則出於門客之手也。門客者，一時智能之士所萃也。傳賢之說，戰國甚囂塵上。故其書傾向於傳賢，而老聃、關尹、子列子、楊朱、明王大道之學統，遂爲所假借。是以呂覽十二紀之孟春紀，本生貴己二篇之後，卽繼以貴公去私二篇，則呂覽全書之用意可知也。士容論曰：「古之與賢，非惡其子孫也。反其實也。」不尤肺肝如見乎？說苑至公篇載秦始皇欲禪賢，可證當時傳賢說之流行矣。且呂覽復爲救時之善言，荀子性惡篇曰：「秦人之縱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第觀宣太后之淫蕩，始皇帝之暴戾，則秦俗可知矣。故呂覽書中於節制情欲，修服禮義，不憚反復言之。宜其本名曰呂氏春秋哉？

至於呂覽與楊朱書之關係，吾前已錄其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六篇，直視如「准楊朱書」矣。就中並注明可疑爲真楊朱書者如次：

一、本生篇 命之曰招，歷之機，爛腸之藥，伐性之斧，與枚乘七發有其文，而數及楊朱合。

二、重己篇 達乎性命之情，與楊朱反對墨子非命合。

三、貴生篇 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託天下，與楊朱之明王合。死者無有所知，與

楊朱反對墨子右鬼合。而子華子年事，亦與楊朱相接焉。

四、情欲篇 孫叔敖不得便生，與所謂莊周楊朱蕩而不法合。

五、先己篇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與楊朱爲我貴己合。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與楊朱皮

弁鷗冠搢笏紳修合。而論五帝三王五伯，亦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相通焉。

且呂覽其他諸篇，亦多有可傳合者。然要皆不出推測之說，以真楊朱書既亡，終苦無可證明耳。

第二，淮南之書，亦出於淮南賓客之手。凡雜家皆兼儒墨，合名法，而一貫之以道家言，

所以爲統一之中樞也。然呂覽表示其紹述老聃，關尹子，列子，楊朱之學統，而與以特殊之敬稱。若淮南書則無有也。試取兩書相較，則呂覽之孟春紀，即託始於本生篇。而淮南全書乃託始於原道篇。是愈足明呂覽與楊朱有關係，而淮南非其倫也。蓋當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而淮南書亦不能不受其影響也。然淮南生西漢初，去呂不韋門客之徒，猶未遠。賓客中自必有傳楊朱之學者。故得見楊朱書。汜論篇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說林篇曰：「楊子見遼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此一則揭舉楊朱學說之要領，又一則探摭楊朱原書之成文也。參照上篇第四節後世真楊朱書既亡，僅賴有此明文二則，可以窺見其當出自真楊朱書中。於是真楊朱可見，僞楊朱可闢。即攻楊朱如孟子，故出惡謔而過甚其詞者，亦可以此正之。故楊朱信史之資料，當以淮南此文二則爲第一。其價值之高，真不啻一字千金也。

## 第二章 楊朱之哲思

### 第一節 本來思想

戰國一代名人之楊朱，前篇前章既費重重之討論，不殊撥雲霧而覩青天矣。而此真面目之楊朱，自尤以得知其思想何若，爲至重要也。竊謂凡人之思想，原非一成而不變者。故楊朱之思想，亦可追跡其言行，而約分三期。

第一 本來思想

第二 教成思想

第三 中立思想

茲首舉楊朱之本來思想，有明文可證者二事。其一爲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是也。其二則爲老子訓楊朱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是也。今試將原文細爲解釋之如次：

其一

(1) 有人於此者，楊朱以自况也。

(2) 嚮疾彊梁者，向嚮古今字，志嚮也。釋名曰：「疾，截也；有所越截也。」是疾卽心行處也。嚮疾卽志趣也。志之所趨卽心行處。比於墨子有大取篇，則卽楊朱之大取也。梁，勅通用字，是楊



朱謂己之志趣，堅彊勁勳，能特立而不撓也。

(3) 物徹疏明者，徹轍古今字，通也。通曉於物曰物徹。古今語通曉中國事者曰中國通。比於墨子有

小取篇，則即楊朱之小取也。是楊朱謂己之物觀，疏決明達，能不爲物累也。

(4) 學道不勸者，勸倦古今字。道者大道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者是也。則楊朱又能力學得道，勇猛勤求，精進而不退轉也。

(5) 可比明王者，楊朱自言志趣，甚似惟心的思潮；自言物觀，甚似唯物的思潮。是其心物一貫之色彩顯然，足徵其材質之至美，而思想本極健全矣。又加之以學道不勸，進德不已，未嘗以一止境自劃，則彼之所以敢比明王，豈偶然哉？

其二

(1) 而睢睢盱盱者，而戎汝若，皆一聲之轉。當今俗語之曰那，曰你。老子面斥楊朱而言也。說文云「睢，仰目也。盱，張目也。」或說之曰睢，仰白目怒貌也。盱，舉眉揚目也。是則睢盱盱者，正合楊朱自陳嚮疾彊梁，物徹疏明之氣質也。蓋魯者今之山東也。攷之古今歷史，則山東爲盜匪出沒之淵藪，山東人之彊梁，洵不愧山東侂子之雅號也。此又楊朱當與

孔子同爲魯人之確證也。

(2) 而誰與居者，此睢睢盱盱，乃予智自雄，可與奴虜居，而不可與賢聖輔弼之士相處。故老子切責之也。

以上二事，一經解釋明白，則楊朱之本色，舉凡性情氣質，已無不躍躍紙上欲活。此真先秦文字，雖零金斷璧，而已精賅若是。遂使楊朱之本來思想，畢露於人眉宇間矣。

## 第二節 教成思想

次舉楊朱之教成思想，則楊朱奉教於老子以後之思想也。是亦仍上述之二事而可以證明者。

其一，卽楊朱旣以有人於此云云，問老子，方自以爲可比明王。而老子答之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一明僅足以成爲胥爲技之聖人，方且比於招獵之虎豹，見執之猿狙，烏足以當明王哉？於是楊朱蹙然色驚，而不得不更問明王。此楊朱奉教於老子以後而思想急變之一證也。

其二，卽楊朱南之沛，旣遇老子，而老子仰天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旣而

老子又教之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於是失其常度，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故楊朱始至客舍時，舍中客爭迎之，舍主人執席，主人之妻執巾櫛，衆客避席，而煬火者避竈爐。此竈如今之火爐，詩小雅白華篇曰：「叩煬于櫛。」是也。足見楊朱上國衣冠之人物，山東侂子之威風，一時無兩矣。迨楊朱之去客舍而返也，人且與之爭席矣。又足見楊朱進德之猛，立即改變其態度，宛然前後如出兩人。此楊朱奉教於老子以後而思想急變之又一證也。

然則以後世語而形容之，是楊朱之未見老子也，有如金剛怒目。及其既見老子也，不異菩薩低眉。世之學者以變化氣質爲難事，而楊朱何如哉？變化不難立現於俄頃，自非有大過人之聖哲，曷克臻此。謂之老子之入室弟子，誰曰不宜。矧儒家稱聖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而楊朱有焉，亦足證其自比明王，非空作豪語矣。

### 第三節 中立思想

又次舉楊朱之中立思想，於是有稱引孔子語之必要。

（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

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爲小康。

（中庸篇）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大道之行，卽南方思潮之老子所唱也。禮讓仁義，則北方思潮之孔子所習也。老子

道德經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通川註）是其別之甚明也。

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sup>與</sup>者，呂覽曰：「老聃貴公，一而道德經亦曰：『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老子又唱『不尙賢』者，乃正其所以爲賢也。惟北方之強，難於鑿指，蓋齊晉之風也。若楊墨二子雖生北方，而其傾向於南方思潮。故墨子唱尙賢尙同，且曰：『聖人不得爲子之事。』楊朱明行賢而無自賢之教，有一妻一妾而不治。蓋皆實行所謂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楊朱又有三畝之園而不芸，殆亦所謂貨力不必爲己也。大抵周季之南方思潮及北方思潮，實以產地爲大界。老子故楚人而寄居於沛，南方思潮之首領也。孔墨楊三子既皆魯人，則北方思潮之多頭人物也。然孔子亦嘗奉於老子，故其思想固自表中立，而帶有調和之性質者也。墨子亦稱道老子，而其徒有南方之墨者，其顯著調和之色彩。惟孟子罵南方之許行，而又罵魯國之楊墨，殆極端不容許有調和之餘地耳。

楊朱比於孔墨，又大有逕庭。以其服膺老子之教，已極端傾向於南方思潮也。或者不許其列入北方思潮之系統中，而當爲南方思潮中之人物也。然楊朱畢竟魯人，未改其山東侷子之本色。依然『嚮疾彊梁』，故孟子詆其『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依然『物微疏明』，故莊子詆其『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辯』也。而其所服膺於老子之成績，殆不

過實踐其自比明王之政見而已。然則楊朱雖以深染受南方思潮之關係，而毫未消失其爲北方魯人之氣質也。比於孔子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何多讓焉。則亦謂曰：楊朱之中立思想而已矣。

其矣。地方色彩之濃烈，豈所謂天哉。天不可見，以地方見之而已。容服習慣種種不同，故南方者，限於宋楚以南。莊子，宋人也。與楊朱同道，而猶攻之。要以楊朱北魄南魂，北人而行南人之思想，終不能盡同耳。

#### 第四節 政治思想

今人有言曰：「人類者，政治動物也。」豈不然哉。六藝百家同歸於治，前既言之矣。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趙岐釋之曰：「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略，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氏不知大道而失辭。然楊墨皆爲政治思想之運動，則不誣矣。

陽子居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此卽楊朱政治思想之所自出也。夫老聃之所教楊朱者，一言以蔽之，卽忘我爲我，故曰：「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忘我以爲我者，卽爲我主義，必先以無我爲前提而後可也。於是楊朱之告梁王，卽活用此政治思想之原理矣。

（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乎掌，何以？」楊朱曰：「誠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一夫吞舟之魚不游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一此之謂也。」

此梁王者，卽梁惠王也。魏遷都大梁之後，更稱梁也。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鄒子卽

鄒衍也。奉使篇，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任座爲魏文侯直臣，見呂覽自知篇及惠王時，蓋已老矣。善說篇，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惠子卽惠施也。又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田古字通。陳子

即田駢也。陳侯即竹書紀年之田侯午。即桓公。莊子則陽篇之田侯牟，午牟形近而誤也。而新

序雜事篇有梁王及梁惠王，其梁王與賈子連語篇所載同，則所見之陶朱公，必范蠡之子

孫，亦沿稱陶朱公者也。大抵劉向說苑新序二書，皆雜札羣書而成，亦即隨所本之不同，而

或稱梁王，或稱梁惠王，要皆一人而已。此楊朱見梁王事，必採自楊朱書，尤可寶也。列子作

已不見其楊朱書，當自說苑轉探入。蓋楊朱環淵皆老子弟子，環淵得在齊宣王時，爲稷下先生，則楊朱安得

不見梁惠王哉？

雖然，梁惠王輕材小器，不足以容納楊朱之政治思想也。宜其當面譏諷，舉楊朱之不  
治妻妾田園，而以爲反唇相稽也。不知明王之治天下，立於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簡言之，  
則必無我而後可也。若治妻妾田園，則有我矣。何則？爲治妻妾之我，則有類持妻子保祿位  
之士；爲治田園之我，則有類藝桑麻較鎔銖之農。而我之爲我，不亦小矣哉？豈復能以无我  
而治天下，若運諸掌然哉？此楊朱不治妻妾田園之解也。至於楊朱之答辭，尙當解釋之如  
次：

(1) 百羊而羣，童子荷杖而隨之者，喻人臣之奉職也。亦楊朱以喻己之不治妻妾田

園也。若必治妻妾田園者，則天官冢宰所屬之宮正宮伯，地官司徒所屬之鄉老遂師，奚爲而設哉？

(2) 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者，此喻人君侵官也。堯舜皆明王也，不爲侵官之事，而侵官則亂政之始也。

(3) 吞舟之魚，高飛之鶴者，亦以喻人君爲其大而不爲其小也。

(4) 黃鐘大呂，不從繁奏之舞者，亦以喻君德也。君德者可大成而不可小就者也。

(5)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者，此楊朱一面申明己之不治妻妾田園，爲小事也。而又一面則顯出明王大道之政治原理也。老子曰：「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是以呂覽貴公篇曰：「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一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夫大官者，君相也。相佐人主尚宜然，而况乎天下國家之君主哉？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宜乎呂覽一書，獨祖老聃，關尹，子列子而祧陽生。視儒墨轉在其次。故桓譚新論曰：「秦政新莽皆以不識大體而亡。」誠有味其

言之哉。然而梁惠王固與秦政新莽相差無多也。梁之不用楊朱，與秦之不用呂覽，亦無以異也。

附一言者，堯舜者，周季人之所宗以爲明王者也。五帝大道之所由成也。楊朱亦既稱堯述舜，則與儒墨諸家所稱者，固無不同也。是百家紛爭，其政治思想之鵠的，大抵從同。而其所以互相攻擊者，只在主義之不同耳。嘗謂中國哲學之大病，在思想不如主義之發達。此亦其明例已。

### 第三章 楊朱之主義

#### 第一節 全性（全生）主義

道一而已，從其種種方面而觀之，則又所以主義之多也。生性古字通用，全性卽全生也。呂覽本生篇以全生全性混言不分，卽其證也。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一然雖楊子之所立，而亦必非前無古人也。試言其有先乎楊朱而詔之者。

其一，管子立政篇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無好

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一此全生勝義，轉而爲劣義，故由養生一變而爲生養。曰養生，曰生養，古人命名，一顛一倒，而語意全相反對，大可注目也。呂覽本生篇曰：「物也者，所以養性，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此曰養性，曰性養，亦卽管子之曰養生，曰生養也。而楊朱之全性主義，自必屬於養性，而必不屬於性養也。

其二，楊朱問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而老聃答之曰：「是胥役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虎豹之文來田，援狙之便，執彘之狗來藉。」則極言其不能全生也。故楊朱承老子之教，有一妻一妾而不治，有三畝之園而不芸，正其所以爲全生也。且曰：吞舟之魚不游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則其全生之旨益遠矣。故楊朱之全性主義，謂不自老子出，何可得乎？

更論楊子之所立者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此以今論理學 Logic 三支式而繩之，當是僅舉其斷案，成一堅定之學說。若其大小前提，則必如呂覽本生重己諸篇所論「明王

必法天地一是已。然書闕有間，姑措弗論可也。茲試卽此斷案而詳爲解釋之。

(1) 全性 呂覽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六篇，有全生，養生，貴生，尊生，便生，全性，養生，達性，節性，順性諸語，皆觀之而可以自明。

(2) 保真 呂覽貴生篇曰：一道之真，以持身。一曰此語原本莊子，又出於老子。先己篇曰：一齋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一是亦可謂昭若發蒙矣。

(3) 不以物累形 莊子讓王篇呂覽審爲篇皆曰：一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一則不以物累形，乃專爲貧賤者言也。然貴以賤爲本，義原可通也。更證諸一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一孟子則曰：一毛，形之至微而極乎脛一毛，亦可謂充類至盡矣。則凡身之五官百骸千形，無一當受物累，可知也。惟物之一字，其界說如何？則呂覽本生諸篇亦充類言之。故曰：一貧賤之致物也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招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一則凡飲食起居，聲色皆屬物之範圍也。而猶恐未明也。試更徵之：



（一）韓子顯學篇曰：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此以良田大宅及爵祿爲物也。然猶爲人臣之事也。

（二）呂覽離俗篇曰：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椹椹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

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沉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

此則以天子之位爲物，而不爲物害者，謂不受汙也。是雖死節義而不爲所汙者，猶爲不以物累形也。故呂覽貴生篇曰：「迫生不若死，一不能不疑其原出楊朱書也。然則楊朱之不以物累形，充類至盡而言之，必讓王而後可。必烈士而後可。韓非曰：「一世主貴其智而高其行，一豈不誠高行矣哉！」

然楊朱爲讓王之徒，有莊子讓王篇，自易知之。而楊朱爲烈士之流，雖韓子忠孝篇有烈士，上篇第三，第四節，尙當廣喻以明之焉。

（齊策）齊宣王見觸，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

貴耳，王者不貴。一王曰：「有說乎？」濁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一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濁來！濁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濁對曰：「不然，濁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

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一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一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一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一顏獨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禍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禍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一則再拜而辭去也。禍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據黃不烈刻職國策並參用札記

此則孟子有言：「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一若顏獨者必爲楊朱之言者也。對齊王曰：「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可謂烈士矣。然其不受祿，則讓王之徒也。彼楊朱者，見梁王而後，不知所終，豈亦如顏獨之神龍見首而不見尾耶？若夫漢後有言之者。」

班嗣曰：莊子

原作莊子，漢明帝諱也。

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自之然，獨師造化而

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鉤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

絀聖人之罔，不躡駢居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

漢書錄傳。

此班氏與楊雄同時，而言莊子之蕩如是，楊子法言曰：「莊楊蕩而不法，一則楊朱之蕩，不亦當如是耶？然亦大概言之耳，莊楊固不盡同矣。」

顏之推曰：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

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爾。

顏氏家訓學篇。

此顏氏謂老莊不以物累己，則楊朱之不以物累己，又得一證解矣。雖然，班顏二氏所言，處士盜虛聲者，或竊之矣。

第二節 爲我（貴己）主義

楊朱全性保真矣。全性爲保真之前提，而保真者保我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一呂覽曰：『陽生貴己，一爲我貴己，二名一實也。故謂曰爲我主義而已。然在文字上之解釋，又皆可以獨立也。如次：」

第一爲我。爲我者，爲身也；修身也。說文曰：「我，施身自謂也。」是其義也。或曰兼愛者，墨子書之篇名也。則爲我，或亦楊朱書之篇名。然未可定也。更證明以莊子之書。

（莊子在宥篇）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黃帝廣成子問答，又以治身修身，并爲一談。故廣成子曰：「一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此又非明明治身者卽爲我主義乎？蓋爲猶治也。亦證之雅詁而自明也。

第二貴己。貴己者，謂己貴於天下國家也。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莊子讓王篇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皆其義也。而呂覽有本生重己貴生先己諸篇，殫其旨，益無餘蘊矣。

雖然，猶有當深論者。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曰：「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當亦卽其人矣。然而楊朱皮弁鷩冠，搢笏紳修，而與墨家共利跂以爭赴天下之急，是則非蓬累而行，故作蓬首纍囚之容，且伏處大山嵒巖之下矣。竊謂楊朱者蓋主唱讓王以救天下者也。故其道與老莊同，而其行則不盡與老莊同也。世言莊子憤奔走遊說之士，故著讓王篇，而楊朱則蓋奔走遊說以唱讓王者也。故莊子以與墨氏並斥也。夫讓王者无我以爲我，忘己以爲己，其於治術深矣遠矣。故曰楊朱之爲我主義者，最高之利己主義也。後來呂覽一書，獨紹述楊朱之學統者，良以觀世旣深，審度其說最善而後取之也。

大抵言其通，則百家可貫。言其專，則楊朱自有其獨。故若詹何曰：「聞爲身，不聞爲國。」荀子曰：「聞修身，未聞爲國。」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舉其名，則曰爲身，曰修身，曰修己，未嘗不可與楊朱爲我貴己通。而求其實，則大有程度之差，是亦堅白同異之辨，不可不深察也。儒家孟子繩以「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子論語微。故斥楊朱爲無君，然而淺矣。世又有謂楊朱如抱朴子詰鮑篇之鮑生，主張無君說者，其謬更不足論。

### 第三節 察辯主義

此察辯主義之方式，楊墨同之，已詳前論，而茲尙當申言者。

一、盛容服 莊子斥楊墨皮弁鷩冠，搢笏紳修。荀子非相篇曰：「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繡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然則楊墨欲人之受其說也，固以盛容服爲必要之設備也。

二、嚴辯論 莊子曰：「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跣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然此莊子攻擊之詞，固不必盡依楊墨本法。故墨子經上下篇

有明文者，亦不復徵，而僅隨文釋之。

(1) 纒瓦 當作纒丸，言辭巧轉，纒纒如轉丸珠也。

(2) 結繩 因巧轉而繳繞，如繩之連結，膠固不解也。

(3) 竄句 竄之言入微也，謂穿插語句，或穿鑿文句也。

(4) 遊心 遊之言玩賞也，專一其心神，而好之無倦也。

(5) 堅白同異之間 韓子外儲說右上一篇曰：「人主所甚愛也者，是同堅白也。」然

則凡事之合而不可離者，同堅白也。同而異之，是爲堅白同異也。故非察之至深者，不能爲也。

(6) 敝跖譽無用之言 敝，盡也。跖，詭通用。譽，名也。莊子以爲楊墨所辯，盡詭名無用之言也。

又有韓非言：「楊朱墨翟所爲難知之言，必察士然後能知之。」若第就楊朱一方面而明之，則見於呂覽之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六篇者，大抵多有非恆人所能解，斯其所以爲難知之言也夫！

且墨子經下篇，明有兩可之說。楊朱是否同之，不可詳考。然似楊朱甚不許有兩可之說者。楊朱一見衢塗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一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一也。此衢塗正界於疑似兩可之間，有關趨舍之大，而深悲人之不察，豈非不容許兩可之明徵乎？尙有一事：

（說苑權謀篇）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此楊朱不容許有兩可之說，益以明矣。夫以可貧可富者爲傷行，則寧貧而不富也。以可生可死者爲傷勇，則寧生而不死也。故楊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也。然與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下篇又何其酷相似也。豈孟子善辨，而亦竊有取於楊朱也。

若夫僕子未詳何人，其稱晏嬰，則蓋儒家之徒也。而詆楊子智而不知命，豈知儒家之知命，固有未可與楊朱之知命，并爲一談者矣。

第四節 人道主義

惟辯者善察之結果，其立說往往近於今之人道主義。惠施曰：『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卽其例也。楊朱善辯，故亦有近於人道主義者數事。

一、有一妻一妾而不治，雖比於儒家刑於寡妻，不可同論，然寬嚴懸殊矣。且逆旅小子尙有二妾，楊朱爲一代大師，而止一妻一妾。古者庶人一妻一妾，自庶人以上，妾雖多而妻一而已。今歐西學者謂中國妻妾制度，仍是一夫一妻之制，以妾不爲妻也。惟回教徒稱第一妻，第二妻以上，乃爲一夫多妻耳。六朝時，北族之制已然。然則楊朱庶人家庭，不能不謂其守極端之平民主義，亦不能不謂其尙近於人道主義。

二、有三畝之園而不芸，此其志存明王大道，不能以遊民責之，然亦未貧甚矣。以其赤貧之人，而利跂爭赴天下之急，可不謂其力行人道主義者乎？且不處軍旅，不入危城，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則尤有合於今之人道主義矣。

三、不擊吠狗，其事見下，亦合於今之人道主義者。

第四章 楊朱之徒屬

第一節 生年與其弟（附年表）

孔楊二子皆學於老聃，然孔子年七十一歲，見老聃於周，時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也。詳余著老子列傳考釋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下至周烈王二年，秦獻公之十一年，相距

已百有六年，而老聃猶生存。故史記老子傳曰：「或言老子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即其事也。第觀魏文侯樂人竇公，至漢文帝時，猶生存，考其實年，當得二百三四十歲，則老子高壽二百餘歲，原非不可有之事也。老子高壽既可信，則太史儋即老聃，儋聃同部通用字，亦無可疑也。蓋老子初爲周守藏史，嘗免而歸居。莊子天其後更爲周太史，鄭玄論語注曰：「老聃，周之太史，一則漢儒已言之矣。」

老聃既即太史儋，莊子寓言篇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此當即將往見秦獻公也。史記周本紀云：「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秦本紀云：「獻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封禪書云：「秦靈公作吳陽時，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考其年數，咸密合，則其事確鑿可據也。夫夏將亡而太史終古奔商，殷將亡而內史向擊歸周，則周將亡而



太史儋適秦，曷足怪哉？况莊子養生主篇曰：「老聃死，秦佚弔之。」秦佚者，明其爲秦人，或周史之官於秦者也。則老聃死於秦矣。遊流沙之說，非其實也。故呂不韋門客輯呂覽一書，特尊異老聃，關尹子、列子、楊朱之學統，殆亦以周秦相繼，太史來歸，故其學統爲最可崇奉也。

老聃太史儋實一人，故老聃弟子環淵

環淵，老子弟子，詳余著漢書藝文志講疏。

得爲齊稷下先生。史記田

完世家云：「齊宣王十八年，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齊稷下學士復盛。」是也。若楊朱則莊子徐无鬼篇：「莊子謂惠子曰：『一儒墨，楊乘與夫子爲五。』」是楊朱與惠施爲魏相時，年事相值。然說苑政理篇言：「楊朱見梁王，一則當在魏惠王徙都大梁，稱梁王之後矣。」

楊朱非墨子，而孟子又非楊朱，今人考墨子生年，當起自周定王元年，訖於周安王二

十六年，略當西紀前四六八——三七六年間。

本孫詒讓說，詳余著莊子天下降語疏後附年表。

又考孟子先遊齊，

後遊梁，當齊宣王暮年，及梁惠王後元年末，襄王初年。

略據江永、顧炎武、及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

略當西紀

元前三二〇年

周厲王元年前後。

余徧考羣書，咸密合可信。呂覽貴生篇稱子華子，子華子嘗見

韓昭僖侯。莊子讀

昭僖侯即昭侯，亦與楊朱年事相值，則貴生篇當即楊朱書矣。惟史記田

完世家，魏世家，六國表，多訛誤，當據古本竹書紀年。史記索隱引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周定王二十

位。武侯二十六年。周安王七年即位。梁惠王有後元年。齊威宣王複諡，可單稱曰威王。

曰宣王，史記誤分爲威王宣王二人。周廣業已詳論之。威宣王前，當增桓侯午。侯即田侯，非。如是，則墨楊孟

三子年代遞相銜接，其迭相非也，亦論其世而可知矣。爲表如左：

周

秦

魏

韓

齊

備

注

周安王  
元年

秦簡公  
十四年

魏文侯四  
十四年

韓景侯  
八年

齊襄公  
四年

二

十五

四十五

九

五

三

秦惠公  
元年

四十六

韓列侯  
元年

六

四

二

四十七

二

七

五

三

四十八

三

八

六

四

四十九

四

九

七

五

魏武侯  
元年

五

十

本表惟魏齊二國，據古本竹書紀年，餘悉從史記六國表。古本紀年之秦韓二國，稍與六國表歧異，然不可詳知矣。當注意者，前王之卒年，即後王之元年。如魏文侯之五十年即武侯元年，武侯之二十六年即惠王元年，是也。然亦有不盡然者。皆非排比時，不能鉤稽得之也。孫詒讓考定墨子年表，起自周定王元年，迄於周安王二十六年，則墨子爲楊朱前輩，時代甚明也。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秦出子 元年	二	秦獻公 元年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文侯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一	四	十五	六	三十四
二十二	五	十六	七	三十五
二十三	六	十七	八	三十六
二十四	七	十八	九	三十七
二十五	八	十九	十	三十八
二十六	九	二十	十一	三十九
<small>周烈王元年</small>	十	二十一	十二	四十
二	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四十一
三	十二	二十三	十四	四十二
四	十三	二十四	十五	四十三
五	十四	二十五	十六	四十四
六	十五	<small>魏惠王元年</small>	十七	四十五
七	十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十八	四十六
	一	<small>田侯午立卽齊桓公元年</small>	十九	四十七
	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二十	四十八
	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二十一	四十九
	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二十二	五十
	五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二十三	五十一
	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二十四	五十二
	七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二十五	五十三
	八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二十六	五十四
	九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二十七	五十五
	十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二十八	五十六
	十一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二十九	五十七
	十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三十	五十八
	十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三十一	五十九
	十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三十二	六十
	十五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三十三	六十一
	十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三十四	六十二
	十七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三十五	六十三
	十八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三十六	六十四
	十九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三十七	六十五
	二十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三十八	六十六
	二十一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三十九	六十七
	二十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四十	六十八
	二十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四十一	六十九
	二十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四十二	七十
	二十五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四十三	七十一
	二十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四十四	七十二
	二十七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四十五	七十三
	二十八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四十六	七十四
	二十九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四十七	七十五
	三十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四十八	七十六
	三十一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四十九	七十七
	三十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五十	七十八
	三十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五十一	七十九
	三十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五十二	八十
	三十五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五十三	八十一
	三十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五十四	八十二
	三十七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五十五	八十三
	三十八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五十六	八十四
	三十九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五十七	八十五
	四十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五十八	八十六
	四十一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五十九	八十七
	四十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六十	八十八
	四十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六十一	八十九
	四十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六十二	九十
	四十五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六十三	九十一
	四十六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六十四	九十二
	四十七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六十五	九十三
	四十八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六十六	九十四
	四十九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六十七	九十五
	五十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六十八	九十六
	五十一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六十九	九十七
	五十二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七十	九十八
	五十三	<small>魏宣王元年</small>	七十一	九十九
	五十四	<small>韓宣侯元年</small>	七十二	一百

楊朱商之沛，老聃西遊於秦，當在此時。是年，周太史儋卽老聃，見秦獻公。

孟氏世譜「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是上距孔子卒，百有八年。孟子盡心篇曰「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蓋孟子自指其生年而言也。」  
 魏世家言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則魏惠王瑩旣非嫡長子，六國表周安王

楊朱哲學 中篇明取 第一節 生年與其弟附年表

一一四

周顯王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年，書魏太子登生，不足據矣。周廣業已辨之。故推測楊朱當年長於魏惠王不止長一歲。

是年魏惠王徙都大梁，始稱梁王。楊朱見梁王，當在此後。惠王稱楊朱曰先生，必以楊朱年長於己而稱之也。  
 呂覽不屈篇言惠施爲魏相，五十戰而二十敗。開春篇又言惠王死，而惠施猶在，則當歷相惠襄二王矣。楊朱與惠施爭辨，當經時甚久。

十四 七 十六 四 齊威王  
元年

十五 八 十七 五 二

十六 九 十八 六 三

十七 十 十九 七 四

十八 十一 二十 八 五

十九 十二 二十一 九 六

二十 十三 二十二 十 七

二十一 十四 二十三 十一 八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四 十二 九

二十三 十六 二十五 十三 十

二十四 十七 二十六 十四 十一

二十五 十八 二十七 十五 十二

二十六 十九 二十八 十六 十三



二十七	二十	二十九	十七	十四
二十八	二十一	三十	十八	十五
二十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十九	十六
三十	二十三	三十二	二十	十七
三十一	二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一	十八
三十二	<small>秦惠文 王元年</small>	三十四	二十二	十九
三十三	二	三十五	二十三	二十
三十四	三	三十六	二十四	二十一
三十五	四	<small>魏惠王 元年</small>	二十五	二十二
三十六	五	二	二十六	二十三
三十七	六	三	<small>韓宣惠王 元年</small>	二十四
三十八	七	四	二一	二十五
三十九	八	五	三	二十六

是年，老聃弟子環淵爲齊稷下先生。

孟子遊齊，常在此後。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謂齊宣王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公孫丑篇，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

四十	九	六	四	二十七
四十一	十	七	五	二十八
四十二	十一	八	六	二十九
四十三	十二	九	七	三十
四十四	十三	十	八	三十一
四十五	十四	十一	九	三十二
四十六	十五	十二	十	三十三
四十七	十六	十三	十一	三十四
四十八	十七	十四	十二	三十五
周慎親王 元年	十八	十五	十三	三十六
二	十九	十六	十四	
三	二十	十七	十五	
	二十一	十八	十六	
	二十二	十九	十七	
	二十三	二十	十八	
	二十四	二十一	十九	
	二十五	二十二	二十	
	二十六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二十六	二十四	
	三十	二十七	二十五	
	三十一	二十八	二十六	
	三十二	二十九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	二十八	
	三十四	三十一	二十九	
	三十五	三十二	三十	
	三十六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四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五	三十三	
	三十九	三十六	三十四	
	四十	三十七	三十五	
	四十一	三十八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九	三十七	
	四十三	四十	三十八	
	四十四	四十一	三十九	
	四十五	四十二	四十	
	四十六	四十三	四十一	
	四十七	四十四	四十二	
	四十八	四十五	四十三	
	四十九	四十六	四十四	
	五十	四十七	四十五	
	五十一	四十八	四十六	
	五十二	四十九	四十七	
	五十三	五十	四十八	
	五十四	五十一	四十九	
	五十五	五十二	五十	
	五十六	五十三	五十一	
	五十七	五十四	五十二	
	五十八	五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五十六	五十四	
	六十	五十七	五十五	
	六十一	五十八	五十六	
	六十二	五十九	五十七	
	六十三	六十	五十八	
	六十四	六十一	五十九	
	六十五	六十二	六十	
	六十六	六十三	六十一	
	六十七	六十四	六十二	
	六十八	六十五	六十三	
	六十九	六十六	六十四	
	七十	六十七	六十五	
	七十一	六十八	六十六	
	七十二	六十九	六十七	
	七十三	七十	六十八	
	七十四	七十一	六十九	
	七十五	七十二	七十	
	七十六	七十三	七十一	
	七十七	七十四	七十二	
	七十八	七十五	七十三	
	七十九	七十六	七十四	
	八十	七十七	七十五	
	八十一	七十八	七十六	
	八十二	七十九	七十七	
	八十三	八十	七十八	
	八十四	八十一	七十九	
	八十五	八十二	八十	
	八十六	八十三	八十一	
	八十七	八十四	八十二	
	八十八	八十五	八十三	
	八十九	八十六	八十四	
	九十	八十七	八十五	
	九十一	八十八	八十六	
	九十二	八十九	八十七	
	九十三	九十	八十八	
	九十四	九十一	八十九	
	九十五	九十二	九十	
	九十六	九十三	九十一	
	九十七	九十四	九十二	
	九十八	九十五	九十三	
	九十九	九十六	九十四	
	一百	九十七	九十五	

相，而孟子答之曰：「我四十不動心。」皆孟子遊齊當在四十強仕以後之證。孟子又與景丑論達尊，則自居於德耳。闕若璣謂孟子以齒自居者誤也。

江永說：「孟子於是年見梁惠王。」周廣業說：「惠王差長於孟子，故稱孟子曰叟。」然則比稱楊朱曰先生，有敬慢之殊歟？周廣業說：「齊潛王前三年，當屬宣王。」然潛王於古本竹書紀年無徵。故茲從略。

右表起自周安王元年，迄於慎親王三年，當西紀前四〇一——三一八年間相距八

十四年以擬楊朱之生存年代。或楊朱以全性保真，而壽命高過於此，亦未可知。然孟子對於楊朱，以後生而陵轢前輩，彼自詡善養浩然之氣，未免使氣太過矣。

楊朱雖師承有自，而其徒屬實無有一人可以指名者，殊與其言盈天下之聲勢不類。豈全性保真，多淪於讓王高蹈，遂湮沒而不彰耶？僅見楊朱與其弟楊布語，或弟而師其兄者歟？果爾，則可指名者僅一人而已。

（韓非子說林下篇）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此楊朱以人度狗，體貼入微，洵不愧物徹疏明，抑亦萬物一體之達觀也。

## 第二節 弟子

此弟子亦不可指名，惟確爲楊朱之弟子耳。

（莊子山木篇）陽子之宋，宿於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

知其惡也。一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也。」

（韓非子說林上篇）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此楊朱過宋而東之逆旅者，宋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老子居沛，在其東，今江蘇徐州府沛縣東。則所以東之逆旅者，殆將往老子處也。或者此時楊朱已寄居於梁，梁即今河南開封縣，故過宋而見老子與不可考矣。

逆旅小子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此真知至於無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老於世故人情，爛熟胸中，故出此閱歷有得之言也。是以楊朱亟稱之曰：「行賢而無自賢之心，」行賢者爲我也。無自賢者，無我也。有我以爲我，其爲我也小矣。惟無我以爲我，其爲我乃真不可量也。故老子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其義也。是楊朱教訓弟子，深有得於老子之道也。且楊朱惟無我以爲我，則爲我主義實能包攝墨子兼愛主義而有餘。故墨子唱說而楊朱能非之。

也。然其旨益深遠矣。

第三節 今有人

此本韓非之設辭，然必爲楊朱之擬人，及楊朱之徒無疑。

（韓非子顯學篇）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六反篇）畏死遠難，降北之民，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此較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一語更詳明，雖韓非之設詞，而指陳時事，當必實有其人。其人非楊朱，則必卽楊朱之徒，而衍楊朱之教義者也。竊謂戰國紛爭，霸政之爲禍烈矣。百家遽起，兵家法家縱橫家，但有用兵，不辯攻誅。儒墨皆非攻而是誅，墨則更長於守禦，不辭危城，不避軍旅。故儒墨皆於消極之中，而有積極作用。獨楊朱不然，其制行乃消極而又消極，故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殆可謂

曰楊氏三不之定律也。此三不之定律，即直接對於當時之兵爭，而與以根本上之消極抵抗也。如此一種社會之運動，而果能成爲人類社會之事實，寧不有可重視之價值乎？然其第三定律，遂爲反對派孟子所摭拾，以爲攻擊之口實，要亦可見其斷章取義，惟圖反唇相稽，本非定論矣。

#### 第四節 僞名之孟孫陽心都子

此孟孫陽心都子者，本出僞列子楊朱篇依托之假名，必非實有其人。余書例不以僞列子一書爲楊朱信史之資料，附駁此僞名之二弟子於此，而余書亦將入於闢僞論矣。



## 下篇 闢僞

### 第一章 古書之勦絕

#### 第一節 楊朱南之沛

今存魏晉人僞託之列子一書，凡八篇。余書上篇已詳言真楊朱書亡而僞楊朱篇作之變遷矣。然僞列子書中，涉及楊朱事者，不止一僞楊朱篇也。尙有僞黃帝篇，僞周穆王篇，僞仲尼篇，僞湯問篇，僞力命篇，僞說符篇焉。其文字不外勦襲僞造二種。勦襲古書，雖小有竄亂，然先秦文字固不至於荒謬絕倫也。惟僞造之部分，荒謬絕倫，昏無人理極矣。饗富貴，縱嗜欲，人頭畜鳴，廉恥道喪。比於楊朱之一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一適得其反也。更以視呂覽之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六篇，可視爲一准楊朱書，一而極言以節制情欲爲養生者，亦適得其反也。夫呂覽爲秦人之書，而紹述楊朱之學統，如彼其有道也。一至于魏晉人僞造楊朱之言行，如此其無狀也。則秦祚雖短，中國猶強。而魏晉六朝，喪亂頻仍，中國幾於不國，不尤可徵僞書之流毒於國家社會者無窮哉！余故不憚辭而闢之，且以警世之。

猶有信用偽楊朱者。

茲首揭其勦襲古書之部分，然已發見其并勦襲之能力而亦無之。

（偽黃帝篇）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聞，是以不敢。今夫子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此全襲莊子，試以莊子原文，與僞文相對照，如次：

莊子原文

僞文

陽子居

楊朱

至於梁

至梁

今不可也

今不可教也

陽子居不答

楊朱不答

進盥

進涓

脫屣

脫屣緝語注  
本作履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

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

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

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

而睢睢盱盱

而睢睢而盱盱

陽子居

楊朱

迎將其家

迎將家

其改莊子原文之三陽子居，皆爲楊朱，知陽子居卽楊朱，自是不謬。然此卽竄改之痕跡不可掩者。蓋西漢楊雄羽獵賦猶知作陽朱，東漢以還，習俗相承，楊朱字遂作楊不作陽。僞造列子者無鑑古之識力，故囿於時代性而一律改陽子居爲楊朱矣。涓本訓灑也，所謂涓湯是也。今俗作滾，則涓借字，盥本字也。朱駿聲曰：漢以前，複底曰鳥，禪底曰屣。漢以後曰履，今曰鞵。則是本當作屣，不當作履也。至以迎將家句，亦不如以家公連讀爲長。其餘

有所竄易，皆見原文之簡明暢達而自然。且作僞者增之而不通，莫如「向者夫子」云云一段，所謂「夫子辭行不聞」一句，無此情理也。他若減之而覺意晦氣窒者，猶餘事也。

吾人更有一感想者，莊子應帝王篇之陽子居，自言「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可比明王」，與老子問答一段文字，何等堂皇正大。僞列子書中曷爲不襲取之也？則我知作僞者之設心，必以若彼其堂皇正大之人物，豈得有如僞楊朱篇所發卑鄙齷齪之言論，正是望而生畏，故不敢取耳。此尤作僞者之肺肝如見矣。

至於莊子寓言篇明云「有寓言卮言重言」，孔子陽子居皆在耆舊之列，則是重言也。自司馬遷好爲鈞奇之文，誣指莊子之書曰「大抵率寓言也」。於是張湛僞造列子黃帝篇既襲莊子此文，且注曰「此皆寓言也」，是其作僞之設心，不幾於和盤托出乎甚矣。浮華文人，無讀古書之識力，而徒供作後世人之笑柄也。且僞列子湯問篇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火浣之布，皇子以爲無此物」。一此皇子者，非他，卽以影射魏文皇帝曹丕也。或曰張湛依託列子，原爲寓言，將以託古諷今也。其然豈其然乎！欺天下後世之罪，豈可道乎！

## 第二節 楊朱過宋

僞列子既不敢襲用莊子應帝王篇，於是更襲其山木篇，且見於韓非子說林上篇者。  
（僞黃帝篇）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全襲莊子而更參合韓非子，試以二家原文與僞文對照，如次：

莊子原文

韓非子原文

僞文

陽子之宋

楊子過於宋

楊朱過宋

宿於逆旅

東之逆旅

東之於逆旅

僞文全襲莊子，但發端則參用韓非子，一校自明也。蓋作僞者欲坐實楊朱爲秦人，故必參用韓非之文，而云東之於逆旅，一若楊朱自秦而東來也者。不知楊朱東之逆旅，乃將由宋而東之沛，見老聃也。作僞者無地理上之智識，宜不知之矣。

### 第三節 楊朱之弟楊布

作僞者參用韓非之文既如上述，而又有全襲韓非之文者。

(僞說符篇)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亦以韓非原文，與僞文對照如次：

韓非原文

楊朱之弟楊布

而吠之

將擊之

子毋擊也

子亦猶是

曩者

子豈能無怪哉

然此等文字異同，無關宏旨，可置弗論。

僞文

楊朱之弟曰布

迎而吠之

將扑之

子無扑矣

子亦猶是也

嚮者

豈能毋怪哉



第四節 楊朱見梁王

僞列子既襲莊子韓非子之外，又襲說苑政理篇之文：

（僞楊朱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此全襲說苑之文，然有異同，試對照如次：

說苑原文

僞文

如運諸掌然

如運諸掌

不能治

而不能治

不能芸

而不能芸

言治天下

而言治天下

何以

誠有之

君不見夫羊乎

荷杖而隨之

且使堯牽一羊

舜荷杖而隨之

則亂之始也

臣聞之

夫吞舟之魚

不游淵

不就汙池

其志極遠也

繁奏之舞

何也

君見其牧羊者乎

荷箠而隨之

使堯牽一羊

舜荷箠而隨之

則不能前矣

且臣聞之

吞舟之魚

不游支流

不集汙池

其極遠也

煩奏之舞

不治小

不治細

成大功者不小苛

成大功者不成小

此說苑原文及僞文之異同，試吟味之，在在可見說苑成於西京劉中壘之手，文章胎息純古而自然。僞文則勦襲之，有所竄改，未免品斯爲下矣。籒本以擊馬，故訓「馬擗也」，則不如荷杖之古，一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句式改爲整齊，而氣味薄弱，不如原文之錯落雄古，二也。他如改「何以」爲「何也」，一改「游淵」爲「游枝流」，一改「就汙池」爲「集汙池」，一改「繁奏」爲「煩奏」，皆嗜古之君子所不欲遽與首肯者也。尤以改「其志極遠」爲「其極遠也」，「無志字，則成何意味？人而無志，不成爲人，殆作僞者夫子自道也。」

楊朱遺文佚事，余書顯真明取二論，已盡徵之。然作僞者無此魄力，無此眼光，故所勦襲古書之成文，止得三四事，亦作僞者不學之過也。

## 第二章 地理之錯誤

第一節 秦人楊氏之誤

本章以下，皆斥僞造文字而闢之。其文字不類先秦，非短澀卽支離，非狂悖卽惡俗。而古書真僞，一地理，二年歷，尤鑿鑿不可逃者也。作僞者無地理上之智識，遂爾黔驢技窮，猶故弄狡獪，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僞周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

此發端於秦人逢氏，而繼之以楊氏告其父，卽作僞者故弄狡獪，不明言楊朱秦人，而但揭秦人逢氏，承以楊氏，暗示人以楊朱亦爲秦人也。故成玄英莊子山木篇疏云：「楊朱秦人。」一正卽受此僞文之愚也。然又謂「逢氏父之魯，過陳，遇老聃。」一則以老聃爲陳人，其謬益甚矣。

史記老子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一則老子原本楚人，無可疑義也。

惟列仙傳云：「老子，陳人。」僞河上公老子注云：「陳國苦縣厲鄉人也。」此列仙傳及僞河上公注，皆成於漢末魏初，譚陋無遠識，因後漢地理上之變革，以苦縣屬陳國，遂誤老子爲陳國苦縣人。僞造列子者昏陋不察，遂亦以爲老子陳人，故曰：「過陳遇老聃，豈知春秋之世，苦當爲楚縣，余別有老子列傳考釋一篇以明之，茲不贅述。」

至其所云「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尤作僞者有迷罔之心疾，亦夫子自道也。

第二節 楊朱遊魯之誤

作僞者無地理上之智識，不止上述一事，又有僞造楊朱遊魯之說。

（僞楊朱篇）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

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燠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

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其省也。

此作僞者僞造楊朱遊魯之事，而不顧孔子南之沛，陽子居亦南之沛，同是南行之沛，孔子爲魯人，則楊朱亦非魯人而何哉？楊朱既可推定爲魯人，則又復何有遊魯之可言哉？是以古書證古書，不適以見作僞者之無知妄作乎！

自孟氏問以下，直至結末，孰爲孟氏問，孰爲楊朱答，文理晦塞而不明。然其大旨則爲祛名，無可疑也。不知道家儒家墨家名家雜家皆以「正名爲政」爲言治之首務。是豈蠅營狗苟，要名以爲當身富貴，及死後子孫計而已哉？且楊朱享戰國一代之大名，然有一妻一妾不能治，有三畝之園不能芸，其赤貧之生活，下夷於庶人之不若，則楊朱豈非爲名而甘貧賤之人哉？何至反對爲名貧賤，其厚誣楊朱者一也。楊子曰：「一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此尤楊朱明言以富爲傷行，而貴可知矣。楊朱既非抱一富貴主義者，何至輕管氏而重田氏，且鄙視管氏身後之蕭條，而豔羨田氏子孫之榮華，其厚誣楊朱者



二也。楊朱見梁王，亦嘗稱堯述舜，是與莊子胠篋篇曰：「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正當同一觀念，何至目堯舜爲偽讓，反不如夷齊之實讓，其厚誣楊朱者三也。楊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辨，見稱於莊子，無非爭名實也。且名實二者對舉，姬漢六代之文同之，六代下，包江左。可覆案也。作偽者開口便錯，曰實名，曰偽名，已嫌不詞，更申之曰：「名者僞而已矣。」然則儒墨楊乘，與惠施爲五，相拂以辭，相鎮以聲，盡是一齣僞戲，豈非笑談，其厚誣楊朱者四也。要之，作僞者以堯舜爲偽讓，顯受魏晉禪代之影響，其時代性之不可掩如此，則亦作僞者夫子自道耳。於楊朱何與哉？

陳朱世卿法性自然論曰：「列子之一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一足見僞列子一書，至梁陳時已流行，而當時已嫌其不近理，惜尙未能痛闢之耳。」

### 第三章 先哲之汗蠖

#### 第一節 四聖二凶之顛倒

作僞者之人頭畜鳴，廉恥道喪，尤莫甚於其顛倒名實，黜四聖而崇二凶，爲悖謬已極。蓋以媚當世無道之君主，其逢君之惡，罪不容於誅矣。

（僞楊朱篇）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豐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鮫治水，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

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此作僞者厚誣楊朱，無待贅言。然不辨則不明也。楊朱學道者，五帝之大道也。及禹而大道已隱，故楊朱見梁王，稱堯舜不稱舜禹，此以舜禹並稱，不合者一也。楊朱問明王之治於老聃，明王莫如堯舜，故見梁王，則稱堯舜以自况，此忽反對舜，不合者二也。楊朱與孔子同師老聃，則爲同門之抗顏行，何至以周公孔子之聖並稱，此乃以周孔之聖並稱，不類當時語，不合者三也。楊朱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治天下者舜禹也，亂天下者桀紂也，是豈肯反對舜禹而崇拜桀紂，不合者四也。楊朱與墨翟咸利跂以救世，寧不與舜禹周孔之勞同視其死也，固有萬世之名，而其生也，豈無一日之歡。此忽反對舜禹周孔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不合者五也。楊朱墨翟盛名互於戰國一代，二百五十年間，則楊朱以及身享大名，又且及其子孫與徒衆矣。何至視死後之身如株塊，雖名之所加，無有所以知，不合者六

也。卽此六者，已足徵作僞者夫子自道，於楊朱何與哉！

蓋作僞者生丁魏晉之世，魏文帝之放蕩，父子聚麀，

事見世說新語

晉武帝之荒淫，羊車宰命。

是亦當世之桀紂也。然何至於如桀紂甘願亡國敗家而不恤，此所以作僞者逢君之惡，爲罪不容於誅也。且果如所言，死後之身，如株塊然，名之所加，無有所以知。不悟名實者，原本人情。人之恆情，莫不樂生而惡死，莫不樂聖而惡愚。故人情莫不樂舜禹周孔四聖之壽終，而惡桀紂二凶之放誅。是以四聖者，名也；舜禹周孔者實也。二凶者，名也；桀紂者實也。此正順適人情而所以爲名正其實者也。名教綱常不外此也。自非凶殘已極，愍不畏死，鮮有肯出於反常逆性之所爲者也。然則作僞者狂悖性成，恬不知恥，而敢於假冒楊朱，造作悖詞，筆之於書，豈非千古無此出於餘竅之穢聲耶？餘竅二字，見僞仲尼語，此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於出語不倫，文理不通，猶其餘事，莊子天下篇稱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四者之別甚明。惟孟子盡心篇稱有天民大人者，此忽以舜禹周公均稱天人，孔子桀紂均稱天民，是出語不倫者一也。前旣豔羨堯舜之僞讓，此又反對舜禹之憂勞，前後矛盾，如出兩人，是文理不通者二也。顧世猶有謂一僞楊朱篇並不以放縱情欲爲鵠的，一則此侈陳桀紂逸樂之謂何，豈尙可掩飾乎？

第二節 管夷吾晏平仲之誣反

作僞者崇榮紂以媚其無道君主之不足，而又厚誣管晏，以媚其宰輔大臣爲當世之權要者。

(僞楊朱篇)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虛之主。去廢虛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虛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

遇焉。一管夷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此作僞者矯造之言，案諸管子立政九敗解篇之原文，則正所謂以生養而非養生者也。晏平仲尚儉，乃曰：「衰衣繡裳而納諸石棺，一尤必無此理之言。直是作僞者於管晏之書尚未窺目，而妄肆誣噉倒栽，亦何益矣。且使宰輔大臣而侈於恣肆耳目鼻口體意之所欲，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趙孟之語偷，不如是之甚也。嗚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魏晉一期之妖言也。下逮江左六朝，中原板蕩，神州陸沉，自非有此等淪於畜道之人生觀，爲之導火線，則何至成如彼其一大亂之局哉？」

### 第三節 子產鄆析之竄亂

厚誣管晏之不足，而又厚誣及子產鄆析，則將以媚當時之世貴及文學之徒也。

（僞楊朱篇）子產相鄆，專國之政二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鄆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



皆擇稚齒媿媿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暨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

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此公孫朝公孫穆，皆子虛烏有之人也。子產無此兄，亦無此弟。子產相鄭甫三年，猶尙賴子皮之力助，豈容有如此好酒好色之兄弟哉？正不必稽諸世本國語左氏傳太史公書皆無有，而後知其誣罔矣。且縱酒好色，恣情口腹，極意淫慾，而至於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其去於桀紂之酒池糟丘者幾何？豈鄭小國之臣所能有也。更至於後庭女寵，比房數十，稚齒媵媵者充盈，亦豈小國之臣所能備也。鄉有處子之媿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此復成何世界。雖鄭風溱洧，士女相謔，贈以芍藥，不過亦惟士與女相對戀愛而已。若以一雄而佔領羣雌，比房數十，猶未饜足，尙敢賄招媒誘鄉之處子，恐鄭風淫亂，未至此極也。况桀紂荒淫，王室大亂，豈朝穆若是，而爲能治內耶？願作僞者，顏厚三尺，昏無人理，尙敢假飾朝穆之言曰：「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不知果若朝穆所爲而推之於天下，則天下將成萬牲園之

動物世界，男女之道絕矣，更何論君臣之道。且楊朱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比於朝穆，豈不相去萬里，而以偽朝穆事，贗入偽楊朱篇中，又非牛頭不對馬面之文字哉！

尚有一事，偽劉向敘錄言力命篇與楊朱篇乖背。然偽力命篇勸襲古書，則云：「子產殺鄧析，一偽楊朱篇偽造古事，則言：「鄧析以朝穆真人告子產。」徒見其矛盾耳。

第四節 伯夷展禽等之妄論

作偽者誣古之不足，而又妄論及伯夷展禽等。

（偽楊朱篇）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寒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寒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寒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寒，善逸身者不殖。

此亦作偽者厚誣楊朱之言。孟子萬章篇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一而此謂伯夷之清，展季之貞。展季即柳下惠，見莊子監詁篇。則謂柳下貞男，柳下惠貞男，見家語魯男子事。不若公孫穆之好色，故寡宗也。寡宗，謂子姓不多。况清貞善矣，而謂之誣善，則所謂善者，直惡耳。其妄一也。呂覽

本生篇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矣，由重生故也。」一則惟貧賤，乃真養生。楊朱有三畝之園，不能芸，赤貧甚矣，何至反對原憲。其妄二也。子貢貨殖，聚而不散，必若公孫朝穆之好酒好色，乃爲逸樂其身。然楊朱既甚赤貧，又何以逸樂。其妄三也。然則世有取於一善樂生者，不婁，善逸身者不殖。二語者，固全未識得作僞者之用意也。

第五節 端木叔之虛構

妄論子贛之不足，而又矯造其後世，亦將以媚世貴也。

（僞楊朱篇）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

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一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此端木叔亦子虛烏有之人也。一則曰：「子貢之世，一再則曰：『辱祖德矣。』子貢貨殖，孫曾能世其業，固不可考也。然區區家累萬金，而欲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等事，胥擬齊楚之君。試問齊楚之君，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富有累千萬金，豈區區家累萬金者所能比擬耶？尤以衛在戰國之世，國小已極，傾衛國之力以當齊楚之君，尙不足抵其百一。而端木叔不過衛之一富民，豈更即能所欲則殊方偏國，非齊士國中所產育者無不致，并齊楚之君所不能致者亦致之耶？至於人爲形氣所拘，非鬼非神，豈能遊則不問山川阻險，塗徑修遠，無不必之。試問戰國之世，果有此大旅行家乎？果能容有此大旅行家乎？在此等發昏嚙語之中，而又雜以散財得報之談，然不如後世小說家言，爲入情入理矣。端木叔既無其人，則禽滑釐段干生亦必無其語，不待贅言。



## 第四章 劣手之作偽

### 第一節 生養之養生談

先秦文字與魏晉文字之比較，其氣格之高卑，思想之雅鄙，無一不懸殊，洵乎時代性有以限之也。魏王肅以一代碩儒，不世出之逸才，然且偽造古文尙書，尙書孔安國傳，孔子家語及孔叢子等，無一不去古愈遠。尤以孔叢子文氣卑弱，爲朱晦庵所痛詆，則以其偽造之分量太多故也。張湛偽造文子一書，太半勦襲淮南子，故猶雅飭可觀。獨至其偽造楊朱之言，則姬漢無此狂悖文字，無可勦襲之餘地，不得不多出於杜撰臆造，而支離惡俗，醜態畢露。氣格之卑弱，則染受辭賦之腐敗化，思想之齷齪，則表現貴族之墮落化。更以管呂之書，未嘗寓目，不識養生，而妄以生養爲養生談，傳世千年以來，莫或正之，可不大哀也哉？

（偽楊朱篇）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



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嶮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瘡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縑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

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隳室，繇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此亦皆厚誣楊朱之詞也。楊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而此則醉心於美厚聲色，適得其反，正是以物累形者也。楊朱爲我，則無我以爲我者也。楊朱貴己，則忘己以貴己者也。夫豈斤斤而較百年之短，欣欣而貪萬物之好哉？楊朱爲貴生之士，豈不爲壽者哉？楊朱與墨子同享一代之大名，豈不爲名者哉？楊朱言「治天下如運諸掌」，豈不爲位者哉？楊朱言「治大者不治小」，豈瑣瑣察及田夫野人之鄙語哉？楊朱利跂以救天下之急，豈不憂天下之憂而自忘其樂哉？是作僞者之言，全與楊朱背道而馳，不已僞造案發，盡情敗露哉？且禮稱位祿名壽，禮記中不曰祿而曰貨，鄙亦甚矣。而語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細益甚矣。作僞者斯文無賴，鄙細罔恥，何楊朱之可誣乎？

## 第二節 下流之死生觀

上流中流下流三等社會，有以勢位言之者，有以人格言之者，而余書則以人格言之。

者也。然僞楊朱篇之人格，直可比於世俗所云：「一十下流，一真下流之極矣。」

（僞楊朱篇）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獸之性。無獸之性，陰陽之蠱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一去名者無憂。」老子曰：「一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寶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寶。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就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此亦皆厚誣楊朱之詞也。楊朱「嚮疾疆梁，物徹疏明」，故「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明自有其性，自有其真，而不與物同也。然吠狗不擊，以人度狗，則推人及物而可同之，不難作萬物一體觀也。此楊朱之物我異同觀，即楊朱之世界觀也。楊朱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名也。而利跂以救天下之急，實也。故正名定實而享一代之大名，後世傳誦且未有窮焉。此楊朱不愧古之三不朽，即楊朱之人生觀也。然則楊朱之世界觀，及人生觀，雖其唯

心的觀念，唯物的觀念，及心物一貫的觀念，甚爲一一分明。參觀中篇第一節然傾向於唯心的思潮，則可斷言也。是以自有其性真而不爲物所累，則唯心的思潮之獨立無對也。生願爲明王，而死猶遺大名於後世，亦其唯心的思潮之獨立無對也。誠如是也，則比於作僞者所云：「同賢愚於腐骨，且趣當生，奚遑死後，一豈不相去萬里哉？」

楊朱有三畝之園不能芸，則豈求豐屋美服者哉？有一妻一妾不能治，則豈求厚味姣色者哉？且豐屋美服厚味姣色者，高官厚祿之代名詞也。在君主時代，則以此高官厚祿而求忠義之臣也。若以但得高官厚祿爲已足，而無求於其外之忠義，則高官厚祿爲誰而設之，豈爲奸邪賊臣而設之哉？然則君臣焉得皆安，物我焉得兼利，而天下不將大亂乎？此尤作僞者之響言，曾不足以欺三尺童子，豈徒襲「君臣皆安，物我兼利」之口禪，卽可以欺天下後世乎？

請爲誦阮籍達莊論曰：「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瞻，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

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繁。一說有夫阮氏言務玄遠，故托辭大齊三晉，而實卽指魏黃初以來之惡風蔓延，不可收拾也。所云一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一者，與此僞楊朱篇所言：「且趣富生，奚遑死後，一抑何若合符契也。蓋此輩墮落於欺詐無人格之下流，明知生無益於人世，死與草木同腐。故苟偷旦夕，汲汲遑遑，蠅營狗苟，務以攫奪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爲鵠的。而轉以忠義爲分外無厭之求，不尤可痛惡之至哉！故僞楊朱篇出於魏晉人之手，其時代性之色彩，佐證鑿鑿，萬無可移易矣。尙有附論如後：

一、僞文子書襲用淮南子語，悉改題老子曰。而此襲用莊子逍遙遊篇，一名者實之賓，一語亦改題老子曰，如出一手。則所引鬻子語，亦必不足信矣。又一則曰「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一再則曰：「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一支累已甚，先秦古子，決無此下乘之下乘文字。

二、漢書藝文志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楊朱爲先秦人，恐未必計算及此。所云「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一亦當出緯候之書。若云賢愚好醜等等，悉歸消滅，則今科學家且言地



球亦終歸荒廢。然而人類不以此自輟者，則自有人生之天職在也。作僞者徒見其甘自暴棄，墮落下流而不返耳。

三，薄葬之說，亦盛行於魏晉之世。魏文帝及沐並等遺文具在可證。則漢以來寢陵多發掘之故也。此亦作僞者時代性不可掩之證。

四，姬漢古書所記，自禹孔子皆曰：「生，寄也；死，歸也。」下至楊王孫之囑子孫，張平子曹子建之賦鬪饑，無不同其指趣。劉歆之論革終，慧遠之演玄音，亦罔勿挹茲流風，真聖哲相承之死生觀也。蓋莊生有言：「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朽腐，通天下一氣耳。」北知豈有若下流無恥者，一偷生一刻，勝死千年，一無生命觀念，無歷史觀念，知有朽腐而不知有神奇哉？

### 第三節 一毛不拔之妄承

儒門政客孟子之喋舌，而作僞者妄造作鄙語以實之。

（僞楊朱篇）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

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此不但厚誣楊朱，并誣及伯成子高。伯成子高事，始見於莊子天地篇，繼見呂覽長利

篇，淮南子汜論篇，新序節士篇。

漢書古今表無之。

皆無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一語。則可知楊

朱亦本無「不損一毫」一語矣。作僞者殆於諸書俱未寓目，徒見孟子有「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一語，則孟子一書爲漢以來人所習見也。於是造作楊朱語，又造作禽子楊朱孟孫陽互相問答。豈知「一毫」與「一毛」爲魏晉文人換字法之長技，又非時代性

之不可掩乎？

且所云「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一語，世俗相推以爲楊朱之名言。不知果若此言，則天下大亂矣。蓋天下大器，非可小察而治。稍識大體者，類能明之。若果瑣瑣小察，計較及於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則天下方將大苦，而天下不將由此引起大亂乎？故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而終之曰「成大功者不小苛」，此真深達治天下大體者之言。亦可徵楊朱必不作「不損一毫，不利天下」之妄語矣。孟子詆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原出於仇視之惡謔。豈料作僞者搬演之，而竟成委巷之鄙語。顧世猶以爲名言，豈知言者哉？

僞孟孫陽言「侵肌膚而獲萬金」云云，其語尤鄙。證以墨子書，亦豈類禽滑釐之間答語哉？且淮南子汜論篇言楊子非墨子，自必有直接對於墨子夥多攻擊之文字。乃此僅有間接之墨子弟子禽滑釐與楊朱問答數語，豈足以了却楊朱非墨翟之一大公案，又可見作僞者於淮南書，未嘗寓目矣。

第四節 全性保真之反對

楊朱全性保真，僞楊朱適得其反，前已屢言之，而猶有可痛斥者。

（僞楊朱篇）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旣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旣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薪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  
「以薪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旣聞之矣，旣見之矣，旣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朱曰：「不然，旣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亦皆厚誣楊朱之詞也。勳襲漢書刑法志發端之文，而改題楊朱曰：賊證具在。且刑法志自「人膏天地之頡」一句，至「任智而不恃力」一句，何等光偉文字，作僞者竄亂之，如改刑法志之「役物以爲養」一句，作「資物以爲養」，以與下文云「物亦養之主」一句相呼應，不適以見其牽強難通乎？自「任智而不恃力」一句以下，直接「故可貴也」云云，則悉是僞文，狗尾續貂，種種不成文理。尤以「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二句，爲養生而適得其反。夫養之主者人也，若以物爲養之主，則非以養生而以生養物矣，非以全性而以性全物矣，大反乎全性保真之本旨矣。更不解何謂「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何謂「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一直是神昏囈語，真難索解。若聖人至人，語見莊子天下篇，分別甚明，而此所指聖人至人，則萬不可通矣。至於「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二語，世或奉以爲楊朱名言。豈知楊朱无我以爲我，豈斤斤以較於物我之間。若斤斤於物我之間，則其細已甚，烏能全性，烏能保真，作僞者昏陋無識，何能夢見乎？

僞孟孫陽與楊朱問答，則似傾向於厭世主義。不知楊朱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故利跂以救天下之急，是豈抱厭世主義者哉？世誠有薪不死者，有薪久生者，然不死固未免

爲妄，而久生則非不可能之事也。楊朱旣「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則雖欲不薪長生久視而不可得也。何者，不長生久視，則不足以副全性保真之名實也。故全性保真者，卽不殊長生久視之代名詞也。是欲於全性保真之楊朱，而誣以不薪久生，天下寧有此情理？况作僞者所謂「生究所欲，死放於盡」，一直不過行尸走肉之醉生夢死耳，曾何足以汗楊朱之毫末乎？

#### 第五節 衢涂哀哭之不合

荀子稱楊朱哭衢涂一事，呂覽賈子皆謂墨子之事，然漢魏以來述者，多從荀子。衢涂亦作達路，作岐道。衢達岐皆一聲之轉，涂道路亦皆一聲之轉也。然作僞者狃於耳食而矯造之，則全然不合。

（僞說符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



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此與荀子言：「楊朱哀哭衢涂。」淮南子言：「楊朱哭塗路，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之明文，無一合者。足見作僞者，於荀子淮南書，俱未寓目。徒緣附歧路二字，虛構成此一段小說文字。一若楊朱絕類後世三家村之冬烘先生，問鄰家亡羊瑣事，遂至惹出門徒許多辨難，真令人忍俊不禁。不見夫楊朱見梁王，臚舉「吞舟之魚，高飛之鶴，其志極遠也。黃鐘大

呂不合繁奏之舞，其音疏也。且曰：「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何等磊落大方，而豈問亡羊瑣事耶？且荀子淮南書所言，均屬寥寥數語，文簡而意該，原不過成大功者謹始慎微之旨趣。作僞者附益以鄰人亡羊，遂爾鄙細支離，惡俗不堪。又形容楊朱之態度，始則歎曰：「嘻，」繼則「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描寫似瘋似癲，不活現一白癡耶？豈享一代大名之楊朱而可厚誣若是哉？

孟子言「逃楊必歸儒」，一足證楊儒甚近。作僞者不顧，捏造兄弟三人，游齊魯之間故事。彼固以楊朱爲秦人而不以爲魯人，故出此妄語也。誣儒家仁義分裂爲三，學溺者死幾半，遂總判之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絕類魏晉人辭賦中之警語，則何異作僞者自承作僞之供狀矣。至於孟孫陽心都子皆子虛烏有之人，余於中篇已斥之。

#### 第六節 智不知命之疑問

楊朱反對墨子非命，則認有命矣，而僕子譏楊子智而不知命，意楊子於命之觀念，必與尋常不同也。

（僞力命篇）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

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一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

如此言命，則亦老生常談耳。僕子何以譏楊朱不知命，不能無疑也。且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一語，原見莊子達生篇，則非作僞者勦襲之，遂演成此一段文字耶！

第七節 無甚理由之言行

吾書將終，而申言楊朱魯人，今之山東侂子也。故其人疆梁有生氣，而先秦文字，精該自然，意旨深遠。僞楊朱篇出魏晉人之手，言詞凶悖而外，更屢以魏晉清談之餘習，遂有造作楊朱毫無理由之言行者。

（僞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僞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如此毫無意味之文字，蓋或仿莊子大宗師篇之子來、子桑戶故事而又不類。然不適以見其爲魏晉放蕩者之所爲耶。

第八節 疑古二則之俟考

作僞者綴拾古書之故事易知，而竄易成語難曉。以記誦有所不周，則易受其欺，亦不可不慎也。

(僞說符篇)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情，是是故賢者慎所出。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右文二則，似有所本，而竊之不善。有無出處，姑存之以俟考。

結論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楊朱學明王之道於老聃，深矣遠矣。魏晉之際，有細人者，勦襲古書而外，多方造作鄙言鄙事以厚誣之。自余此書出，而可大白於天下後世矣。

# 東南大學叢書

國內外大學多年採用之良書

## 訂五版 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實著

姬漢古書爲中國學術之淵泉，而欲知姬漢古書之來歷，莫要於讀漢書藝文志。清儒金榜曰：「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其價值可見。歷代學者考證注解甚衆，本書疏證詳明，空前之作，治目錄學者自修及教本皆適用。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捌角

## 訂六版 中國文字學

顧實著

中國象形文字，由圖畫變成。象法天文地理鳥獸蟲魚王政人事，無不該備。故不識古字，卽不能窺見中國社會之來源，及先秦古書之奧旨。自來治小學者，多瑣碎凌雜，絕少系統。本書用科學方法，整理成一整然之系統，敘述文字之由來變遷，及其構造之方法，綱舉目張，細大不遺。凡文字之形體音韻訓詁，無不窮極高深，啓示學者無限徑途。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壹元貳角

## 訂六版 中國文學史大綱

顧實著

中國文學作品，浩如烟海。李唐一代，已足敵希臘羅馬兩朝之多，可想見其富有矣。本書用科學方法，劃清文學境界，擇取純粹之文學而敘述之，提綱挈領，簡明詳盡，從來未有。抑且文學爲社會之反映，凡我民族社會之強弱隆替，可爲文學之近因遠因，及其背景者，亦無不隨敘明白。故讀文學史而可視我民族之盛衰，凡負有改造社會及改造文學之使命者，不可不讀此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壹元貳角

中華國學院叢書初編目

重考古今僞書考 顧實著

莊子天下篇講疏 全 上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全 上

中英對照 穆天子傳西征正詁 全 上

楊朱哲學 全 上

墨辯講疏 全 上

老子道德經解詁 全 上

老子列傳考釋 全 上

國學概論 全 上

文章學綱要 全 上

說文部首講疏 全 上

中國聲韻學 全 上

Chinese Culture College Series  
Yang Chu Philosophy  
By  
MR. KU SHIH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國學院叢書)

楊朱哲學(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壹圓)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武進 顧實

總發行所 南京丹鳳街一百四十三號  
東方醫藥書局

分售處 南京太平街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各省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各大書局  
各埠中華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重考古今僞書考

姚際恆原書  
實重考

遜清之初，姚際恆著古今僞書考一書。三百年來，學說進步，遠勝前人無算。姚氏之學空疎，以不僞爲僞，遺誤後學多矣。本書即取姚氏原書，重加考證，兩刻以便覽者。重考義據深通，辨證精確，洵爲治國學者之南針。  
大東書局出版 定價伍角

莊子天下篇講疏

顧實著

莊子天下篇爲周季之學術史，治諸子百家書之門戶。惟多古字古義，奧衍難明。考證之學，莫盛於近代。然經王念孫、俞樾、孫詒讓、王先謙、劉師培、梁啟超諸大家之考證解釋，猶未能盡通其故。本書根據雅詁，疏證明白，無一字一句不可通曉。發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啓先秦古哲久局之秘，可見其價值之高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伍角

穆天子傳西征講疏

顧實著

附西征地圖 西征年歷 商務印書館排印中

中英對照 穆天子傳西征正詁

顧實著 排印中

墨辯講疏

顧實著 待刊

老子道德經解詁

顧實著 三版已罄 待刊

文章學綱要

顧實著 三版已罄 待刊 內務部第五八一號註冊執照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國家圖書館



002307321

